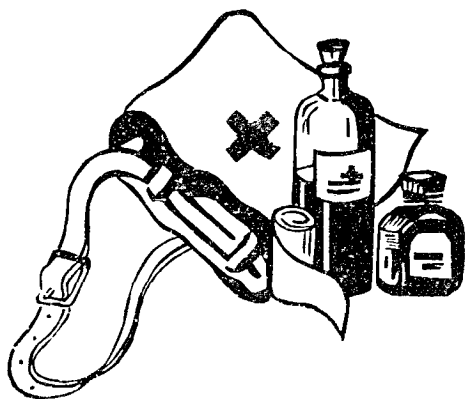


白求恩與阿洛夫

——醫務工作者新的方向——

周而復·方紀著



大連大眾書店印

夫洛阿與恩求白

著 紀 方。後 而 屈

行 印 店 書 衆 大 連 大

1948.8.



3 0646 2929 2

目 錄

學習白求恩·····	毛澤東·····	(一)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周而復·····	(三)
阿洛夫醫生·····	方 紀·····	(三五)
一 歡迎阿洛夫醫生·····		(三五)
二 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三七)
三 『動靜療法』·····		(四〇)
四 在外科手術室裏·····		(四四)
五 關向應同志的病·····		(四七)
六 『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五〇)
七 『一切爲了病人』·····		(五三)

八	『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五七)
九	『學習，學習，再學習！』……………	(六一)
十	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六六)
編後	……………	(七〇)

學習白求恩

毛澤

(一)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與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渡過太平洋，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時，他就要求去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列寧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同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聯合，世界革命才能勝利』。白求恩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與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與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反對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二) 白求恩同志毫無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一下，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的，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

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做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對着白求恩同志應該愧疚。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的，沒有一個不爲他的精神而感動的，晉察冀一帶的軍民，凡親身受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及親眼看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爲之感動，每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三) 白求恩是個醫生，他以醫療技術爲職業，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的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最高明的，他五十多歲了，幹此一門並未想改換，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對於一班鄙視技術工作以爲不足道，以爲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四) 我對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後來他給我來過很多的信，可是我因爲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至於他的死我是很歎仄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是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變爲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低级趣味的，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周而復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人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

一

一個外國人，拋棄他優裕的生活，越過重重的封鎖線，深入到中國敵後戰場，穿一身八路軍的灰軍裝，胳膊上掛着「八路」的臂章，腰間繫着一條寬皮帶，腳上穿着一雙草鞋；身材魁梧，頤壯，面孔健碩，但有點清瘦，濃眉下面，深藏着一對炯灼的眼睛，那裏面包含着無盡的慈愛，顴骨微高，寬大的嘴嘴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嘴上面起的短髭和黃的頭髮，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鑠，像一個活潑健壯的青年，有些時候，還流露出直樸的天真。見到熟人，他就高高舉起右手：行西班牙禮。不過，也有時候，他緊緊的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禁愛的熱力和交流。在西班牙的時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國許多醫務工作同志，帶着崇敬的感

1978

情稱呼他：「老頭子」；老百姓則親暱地叫他：「大鼻子」。這就是諾爾曼·白求恩博士。

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斷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成為肺病外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够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即在世界上，也是指可數的人材。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會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曾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一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

但他並不滿足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爲勞苦大眾服務的道路。他終於參加了加拿大的共產黨，成爲一個積極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把他所有的才能貢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拍伯營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組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線去救護傷兵，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槍掃射，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火線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

安。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線，六月十七日到達了還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

二

晉察冀邊區，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他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它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全邊區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够用兩個月，紗布繃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線，採取中藥，製造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至於器械，——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刮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的啊。

白求恩像個救星似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熱忱。

他被晉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縣歇鎮河北村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岩口，他帶着醫療隊和軍區給他的那個翻譯，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黃遠千同志。一塊兒到了松岩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分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技術的貧弱，他們已在醫院裏躺了一個悠久的時間，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在行手術短時間之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線去了。

從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不久之後。在組織，清潔，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他親自訂了一個「五星期計劃」，工作中心是，建立模範醫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閒，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妥馬氏夾板，和洋鐵盆桶；錫匠打探針，聶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單，褥子，枕頭。……每隔一天，在下午五點到六點，他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但是沒有材料，一塊黑板算是大眾的課本，他在上面寫、繪，來講授。疲勞了一天之後，晚上在燈下就着手寫一本爲醫生及護士用的圖解手冊。這本小書裏面包括急救、急症、藥、解剖、初步生理學、創傷的治療、夾板的應用等章。這樣，他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顧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松岩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以明快的整潔的姿態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他的名稱。在那新標識出來的蔣中正路和朱德路拐角的地方。迎

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國際的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傷病院子，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樸素潔白的橫匾，一邊寫着『中山醫院』，一邊寫着『毛澤東醫院』。醫院的創始者，白求恩大夫臉上浮着興奮微笑，招待着來賓：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群眾團體代表，老百姓，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部隊、機關代表。……

上午，開幕典禮的大會在村裏戲台前廣場上舉行了。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興奮的走上台去，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

『……運用技術，培植領袖，是達到勝利的道路。在衛生事業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爲我們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替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死』。……因爲他們打仗，不僅爲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着看到那個和平幸福工人的共和國，主要的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了他的誕生了。但是他只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他不是確定的，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

是的，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

會後，他笑喜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曼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安馬氏夾板室，病室，——這裏面使人一進屋有一種整潔安適靜穆的感覺，屋子裏陳設着嶄新的洗臉盆架，分格的木碗廚，裏面放着傷病員的服藥缸、飯碗、茶碗，床邊放着洋鐵痰盂，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體溫表，病室規則畫報，和綠色的政治標語『保證早日恢復健康，再上

火線殺敵人」……院子裏陳列着鮮艷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快到村邊楊樹林那兒，是休養員的娛樂場，有各種娛樂器具的樂器、乒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當中放着兩個暗綠色的治療箱，手術台，器械桌，白大夫穿着手術衣，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和麻醉師站在他身後。一會，從場外抬來了一個小腿骨折傷員，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頓時打開治療箱，裏面有秩序的放着一套消毒了的手術器械，立即打開傷口，剪掉邊緣的腐皮濫肉，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消毒、行手術、包紮、上妥馬氏夾板，——這樣一個戰地負傷初步治療表演，前後還不到二分鐘。各軍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過去，單是動手術的準備工作，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

接着是換藥表演。白大夫帶着換藥組走進了病房，後面跟隨着來賓們，傷員一進院，先到傷員招待室，登記，分配病房，洗澡，換衣服，到病房，換藥，一個護士解開綳帶，一護士托着藥盤，他親自檢查傷口、消毒、上藥，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纏上綳帶。站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人說：

『這樣上藥，動作迅速，分工明確，消毒嚴密，真是好啊。』

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對醫生、看護技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

三

九月下旬，邊區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

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國際和平醫院轉移山地，他離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分區衛生部的後方醫院。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

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叮着對方，又說：

『你不蓋被子行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傷病員爲甚麼沒被子？把工作人員被子拿出來，給傷病員蓋……』

工作人員却不願意。白大夫對大家說：

『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責任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兄弟父親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完話，白大夫沒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寢室裏，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蓋上了。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他却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微緩和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

站在旁邊的衛生衛生員們，聽見部長要拿被子，都搶着說。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的也拿出來。……』

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去，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嚴厲的說：

『我以晉察冀邊區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最壞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要多深入下層去。……』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約到自己的屋子裏來，抱歉地說：

『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做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要不客氣的批評，對個

人的虛榮要殘酷，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他擋着我們的路，我們就要給以打擊……。」

「我們一定照你的意見去做。」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之中來改正。……」

第二天下午，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後方醫院的院務會議舉行了。在會上大家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機，以後每個同志就以新的姿態，向前進步了。

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月，當洪店一帶戰事激烈的時候：他到前線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七月二十左右，他回到軍區。看到轉移到山地來的國際和平醫院。雖在困難條件之下，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他衷心愉快，到處去巡視，天真的像一個小孩子，對人說：「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不要停止到這裏就完了，我們還必須計劃，工作，使這個醫院成為全國軍隊最好的一個。」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他就又去軍區北線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四

到第一所沒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自雁北打來的電報，告訴他前線的情況。他興奮的一宿沒有睡好，拂曉便出發了。

十一月天，崇山峻嶺的雁北，更覺得嚴寒了，山嶺上披着一層純白的厚雪，天空還在落着雪，黃昏，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靈邱河浙村。三五九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需要，衛生部分前方和後方兩部分）的人們都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呼着歡迎的口號。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

馬，和衛生部顧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脫了雨衣，摸摸皮帽子上的雪花，急忙忙地問：

「病房在那兒？」

「不遠，」顧部長說，「待會，吃完飯，再去看病房。」

「吃飯還有多久？」

九族衛生部政治委員潘世徵同志說：

「還有二十分鐘。」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潘世徵同志顧及他行軍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路，又下雪，太疲勞了，並且還是早上出發時吃的飯，就勸他：

「休息一會再去吧。」

「我是來工作的，不是來休息的。」

大家沒有辦法，帶他一塊去看病房。他一口氣檢查了三十多個傷病員，有幾個是剛從前線抬下來的，這其中，有五個要立時行手術。他問醫療隊的王大夫。

「二十分鐘以後能行手術嗎？」

王大夫有點悚然，在醫療隊裏，他擔任到每一個單位的檢查手術室的工作，今天剛到，沒顧及上去看，歉仄地答道：

「我還沒有到手術室去看。」

顧部長接過來說：「二十分鐘後可以行手術，叫他們去準備好了，你先吃點飯去，待會好動手

術。」

「我也要去參加準備工作，沒有時間吃飯。」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了。手術室裏掛着一盞氣燈，屋子裏雖然有十多個人，却沒有一點聲音，只有氣燈再翁翁的響着，屋子外邊圍着一大群衛生部工作人員和老百姓再張張望望。一個年青的叫着蕭天平的傷員躺到石製的手術臺上了，臉色蒼白，左下腿上纏着滿是膿血的綑帶，緊粘在血肉上，傷口裏散發出一股臭味，綑帶縫裏露出一隻犬牙般的長骨，腳斜向內翻着。——傷後治療沒有上夾板，這因為物質條件困難，準備的夾板不够用。

拍的一聲，白大夫把手裏的器械，扔在器械桌上，兩隻手交叉着，滿臉愠色，對着顧部長：

「這是誰負責的？」

「是鄭醫生。」

「為什麼不上夾板？——中國共產黨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麼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鍛鍊的幹部，為什麼對幹部這樣不關心？因為不上夾板，須要離斷，」他惋惜地對傷員說：「要切掉呀，好孩子。」

傷員的眼淚泉湧般的向外流着。事情是很嚴重的了，但更嚴重的是沒有時間來馬上追究清楚這件事，他簡單的結束了這件事，「鄭醫生要受到處罰的。」他伸伸腰，深深地吐一口氣，望了潘世徵同志一眼，彎下頭去，關切的對傷員說：

「你相信我吧，孩子。」

麻醉師給傷員上麻醉藥，麻醉的深酣還要等待一會，他利用這片刻的時間給醫務工作人員講離斷

術的歷史：

「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血管鉗子的發明，那時止血是用烙鐵的。十六世紀時，一切創傷都是用烙鐵烙，或注射沸油作正當治療……」

手術開始，鋸骨的聲音，嘶雜嘶雜地響着。站在門外偷看的人群裏發出細碎的話語，白大夫做完了手術，夾起一塊染滿了鮮血的紗布，生氣的向人群當中撒去：

「這也不是戲院子，有什麼熱鬧好看，這是手術室啊。」

白大夫行手術時，須要絕對的肅靜，和全體工作人員力量都集中在病人身上，不允許你分散一點注意力，在晉西北時，有個大夫，曾經在手術室裏削梨子吃，爲了工作，他也毫不客氣地把他的刀和梨撇到外邊去。

門外偷看的人走了。他握着離體了的下肢，用鉗子夾着一條肌肉，戀戀不捨的說：

「在技術上說，這還是活着的，你說，這是生命啊，在海洋，在日光中，至少是一百萬年的變化史呀……。」

直到深夜十二時才把手術行完，原部長請他去吃飯，他回到自己屋子裏，脫下衣服。又跑到病房去了。他一一去向剛才行手術的病人，用他生硬的中國話直接問病人：

「好不好？」

傷員沒有叫的，沒有哭的，很平靜，都說：「好」。

他快樂得簡直跳了起來，就對潘世徵同志說：

「只要傷員告訴我一聲好，那我就不知道該怎樣快樂了。」

他這才回來吃飯。吃完饭，他再提到傷員下腿骨折沒有上夾板的事：

「處罰那個不負責任的鄭醫生，我要給你們旅長寫封信的。假使一個連長丟掉一挺機關槍，那不消說是會受到處罰的；而一個醫生對傷員……槍還可以奪回來。但生命，人……愛護傷員要像親兄弟——像你希望別人愛護你那樣的愛護傷員。」

衛生部長顧正鈞同志給他解釋，目前物質條件困難，在前線，還沒有足夠的夾板設備。馬上遭到白大夫的反對：「你們老說沒有沒有，沒有就應該馬上做。」他又批評手術室和病房消毒不嚴密，手洗的不乾淨，傷口也洗的不乾淨，但是手術準備工作很快，他很滿意。最後他想起了旅長電報上所說的戰鬥，傷員應該很多，為什麼這麼少呢？潘世徵同志告訴他所有的重傷員都在曲廻寺衛生第二所哩，白大夫頓時又不高興了，說：

「你們為什麼帶我到這兒來？醫生是那兒有病人，上那兒去！」他抹上袖子，看看夜光錶：快一點了，夜已深了，這裏的人都已沉入酣快的睡鄉了。他想了一想，說：「明天早上四點半鐘去曲廻寺，能準備好嗎？」

「能。」顧部長說完。和潘世徵同志一塊出來。他們笑着說，老頭子疲勞了一天，這麼晚了才睡。四點半能起來嗎？但是顧部長還是通知各單位準備了。顧部長是個細心的人，他四點鐘就爬起来，走到白大夫窗外一看：屋子裏已經點好了燈，亮堂堂的，他推門進去，白大夫穿得整齊齊齊的，第一句話就問：

「現在開飯吧。」

「好。」顧部長連忙退了出來，去叫起他們，招呼吃飯，拉牲口，上馱子，……顧部長他們還沒

時間顧上吃飯，白大夫已吃完飯，催着出發了，顧部長他們只好餓着肚子跟着走。到曲迴寺的時候，天才放亮。一上午檢查了一百多傷員，接着就施行手術，傍晚他把顧部長潘政委和四個外科醫生招到屋子裏，根據今天檢查和動手術的例子給他們講了四小時關於創傷治療的課，一直講到半夜，第二天又是四時起床，到黑寺前線救護傷員去了。在前線，四小時內，施行七十一名手術，因為活動醫療隊組織靠近火線，縮短了運輸時間，有三分之一的傷員，手術沒有傳染化膿，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當白大夫從前線回到上石礮村時，一個團級政工幹部彭慶雲同志，右手受傷，發炎流血不止，送到了後方衛生部。出血過多，神經有點迷糊，一路上以顫抖的祈求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叫着：

『白大夫，白大夫。……』

但白大夫不在後方衛生部，潘政委給他檢查了一下，沒有辦法。立即打電話到上石礮，告訴顧部長傷員情形，問白大夫怎麼辦。白大夫接過電話來說：『馬上就到，』白大夫放下耳機，背上掛包。帶一點手術器械，連翻譯也等不及帶，就一個人騎上馬奔馳而來了。上石礮離後方衛生部是五十里，快到时，那匹棕紅色俊馬的臀部淌着雨樣的汗流。潘政委告訴彭慶雲同志：

『白大夫來了。』

傷員好像有了保證是的，馬上就安靜下來了。白大夫一看：止了血，要斷臂，但是沒有帶鋸子來，衛生部裏找到一把工兵的鋸子，用火酒消毒算是勉強鋸下來了。這樣，從死亡的邊緣上，白大夫救活了彭慶雲同志。把傷員包紮好，他旋即騎上汗還沒有乾的馬，又向回跑了，那裏還有傷病員在等着他哩。

五

從三五九旅回到楊莊的第一所，他急於要完成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第一所裏當時收容了三百多個重傷員，除了監督籌備特種外科醫院外，他每天都要給十個以上的傷員行手術。一個股骨折的傷員，經白大夫檢查，須要行離斷手術。可是這傷員受傷時流了太多的血，以『血色素對照』化驗，是嚴重的貧血狀態，體溫又高，精神萎靡，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行手術的話，這傷員在很短時間之內，一定死亡；如果行手術而不輸血那結果，也還是接近死亡。白大夫說：

『要輸血。……』

軍區衛生部長葉青山同志最近已經輸過血，曾經拿這個例子在醫務人員當中動員過，但他們對輸血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總以為輸血對自己身體有很大損傷。聽白求恩大夫說要輸血，沒有一個人吭氣的。葉部長問站在他旁邊的護士邱生才，這次你輸血吧，他搖搖頭，說：

『我這兩天不舒服，下次再……』

婉辭推却了。白大夫叫王大夫驗一驗這傷員的血型。王大夫在傷員的耳朵垂上取了一滴血，放在玻璃片上百分之一的一滴枸橼酸鈉生理食鹽水裏，用標準血清的血液放在玻璃片上浮游液內，反應結果是B型；白大夫偏起鬍髭的嘴角上浮起微笑，快活的說：

『我是B型，萬能輸血者，我可以輸……準備手術吧。』

葉部長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衰弱的身體，勸他道：『還是找另外一個人來輸吧！』

用不着，我輸不是一樣嗎？前方將士為國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犧牲，難道我們在後方的工作人

員取出一點血液補充他們，有什麼不應該的呢？況且對身體並無妨礙。別耽擱時間，救傷員要緊。」那個傷員躺在手術台上施行了腰椎麻醉，手術在悄悄進行着，只見低微的鋸骨的嘶嘶嘶雜的聲音，皮膚縫合包紮上繃帶，白大夫便到另一張手術台上，緊靠着傷員，解開衣服對王大夫說：

「來，快點輸血。……」

白大夫和傷員的肘窩都進行了嚴密的消毒，用輸血器接到靜脈裏；加拿大共產黨人三百G.G.的血液靜靜地輸到中國人民的八路軍戰士的身上，傷員手術部分組織新生力強旺，飲食增加，體溫正常，三個星期以後，這個垂死的傷員，又恢復了健壯的身體，走向戰場。

當白大夫躺下來要輸血的時候，那說是身體不舒服的護士邱生才，走到葉部長旁邊，眼眶裏流下眼淚，激動地指着傷員說。

「葉部長我要輸血給他。……」

葉部長走到白大夫身邊，白大夫連忙搖搖頭說今天來不及了，護士也沒有檢查血型，不一定能用，生才看這次沒有希望了，便要求道：

「那麼下一次，一定讓我輸吧，難道我還不如一個外國人嗎？」他傷感的嚶嚶哭泣起來了：「早會我也不是不肯，我不懂得輸血。……」

白大夫輸完血，站起來，拍拍他的肩膀。

「好孩子，不要哭，輸血的機會多的很，下次一定第一個叫你輸。白大夫轉過頭和葉部長商量：『這樣好了，我們成立一個志願輸血隊，把隊員血型檢查好，省得臨時要的時候費事。……』」

葉部長同意他這個意見。邱生才首先報了名，接着後方醫院政委劉小康、翻譯、醫生、文書、護

士都報了名。這消息立即傳遍了全村，老百姓聽說外國人和部長、政委都給咱們受傷的八路軍輸血，沒有一個不想也報名輸血的，楊莊村長齊之彬，婦救會主任……都參加了志願輸血隊，白大夫雖然已輸過血，但他還硬要參加這個志願輸血隊，說：『能輸血救活一個戰士，勝於打十個敵人！』

從此，許許多多失血過多傷勢垂危的戰士，他們血管裏有國際無產階級代表的血，有中國抗日人民的血，重新在流着，使他們能够第二次獲得生命，繼續爲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全世界解放事業，奔走走在火線下，和東方法西斯匪徒肉搏！

六

十二月十五號，特種外科醫院的建設，宣告完成了，各個分區的衛生機關都派代表來參觀，學習。三五九旅衛生部政治委員龔衛生主任潘世徵同志，帶了王震旅長的介紹信，也來參加了，但遭到白大夫的拒絕，他說：潘世徵同志水準太低，工作能力不行，不可能訓練成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翻譯董越千同志給他解釋，說大概王旅長看他能够學習，才准他來的，白大夫仍然說：

『要能學習，到別處去學習，我不要他。』

他寫了一封信給王旅長，說明他的意見。

潘政委技術水準的確不算太高，但是他有一顆努力學習的決心，白大夫雖然沒正式收留他，他依然留下來參加學習，並且耐心地 toward 白大夫要工作做，細心地研究，學習。

這時白大夫的扁桃腺炎正厲害，手指上也發炎，但全邊區的衛生機關代表二十三個，都帶着慶賀

的牌匾到齊了，他不顧自己身體有病，決定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特種外科醫院實習週開幕。

實習週是白大夫對邊區醫務人員——醫生和看護——集體的實際教育的一個運動週，從當招護員做起，「直到外科醫生為止，這是實習週的課目。大家不分職別拈阄該誰幹什麼，誰就幹什麼。顧正鈞部長，張傑部長和潘世徵同志抓到當看護，大家都很認真負責地進行工作，潘世徵同志給傷員端便盆，掃地，顧部長一個人剪了三十多個傷員的指甲……第二天按職務升一級，招護員升看護，醫生降下來當招護員。白大夫王大夫游副部長等，每天給他們上課講『關於消毒防腐藥在外科上之價值』，『離斷術之發展史與離斷術』，『日光療法』，……同時每天白大夫親自動手手術，做完了『腐骨摘除術』，『赫爾尼亞手術』……配合當時的手術，一邊講一邊做用實際的例子來教育大家。手術後叫代表們每個人開十個處方，然後他細心來修改；同時他自己也開了十多個處方給大家學習。一週緊張的生活過去，潘世徵同志在日記上這樣寫道：

『……這七天之中，也許是太興奮了的原故，總覺得日子太短，一天很快的就過去了，然而我想每一個代表在這七天之中實地學習收獲，勝於讀書七月，甚至於……每一個代表都感覺到空空而來，滿載而歸。……』

夜裏白大夫在打字，計劃把實習的情形彙集，打出來分發給各個代表帶回去。

他對潘世徵同志在實習週當中努力學習的精神，十分的讚許，臨走時，他託潘世徵同志帶一封信給王旅長。他們一塊從楊莊村山坡上（楊莊村是在山坡上的）的臺階走下來，有一段少了一塊階臺，不好下，潘世徵同志走在前面，就跳了下去，白大夫在後面問道：

『你跳下去，舒服不舒服？』

「因爲不好走，就跳下去，沒有什麼不舒服。」

「傷病員能跳下去嗎？」

「不能。」

「這是傷病員要走的路，應該給他們鋪好。」白大夫指着路旁一塊四方的大石頭說：「把這塊石頭移過來，墊上，就可以走了。」

潘政委走過去搬，石頭太沉了沒搬動；董越千也去移，弄得氣喘喘的，還是沒移動，白大夫走過去幫着把石頭移過來，墊起，他自己在下面試一試，看下來方便，這才往下面走過去了。臨別時，白大夫叫潘政委他們回來，好好向下面傳達實習週的情形，教大家。

潘政委回去把信交給了王旅長，那信上說：「過去我對於潘世徵同志的認識是錯的，你對他的認識是對的。他還能够工作學習，只要他努力下去，是可能成爲一個好的外科醫生的。現在我對你，承認我的錯誤。」

七

把山地傷病員治療得差不多了，各地區的衛生工作都逐漸地走上軌道，白大夫得到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的批准，他組織了東征醫療隊，去開闢平原游擊戰爭中的醫療衛生工作。二月十九日的月黑夜，他帶着十八個衛生幹部，舉着「晉察冀軍區東征醫療隊」的旗幟，冒着北國的寒風，突過了平漢路上，敵人的封鎖線，到了冀中軍區司令部。那兒準備，豐盛的晚餐，呂司令員親自熱烈地歡迎他。他臉上却流露不滿的神情，直率地說：

『你們拿我當客人，肉太多。……』

白大夫對自己的生活是很刻苦的。在楊莊舉行實習週的時候，他就向組織上提出了降低自己生活的水準：說是錢用多了，要取消組織上給他的那個伙夫，並且要和一般人生活一樣。但組織上考慮到他年長有病，他過去的生活又比一般中國生活優裕，就沒有遵照他的意見。此後，那伙夫就常常遭到他的申斥，不是說菜做的太好了，便是說菜做的太多了。他要節省，他說戰士就吃五分錢的伙食，我們吃多樣好幹什麼，只要吃飽能工作就行了。軍區給他每月百元的邊幣津貼，他也不要，捐給醫院貼補休養員的營養費；醫院給他的水果和香烟，他也常轉送給休養員。但對休養員却說：

『要愛護休養員穿的，休養員要吃好的。』他在軍區後方醫院時，根據他的意見，給休養員建立了營養室。

呂司令員問他想吃點什麼，他說：

『我要吃素菜，我們八路軍是艱苦奮鬥，你們弄肉給我吃，不是很好的招待我。……』於是作了一些素菜給他吃。在冀中軍區工作了一個時期，便到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這時敵人向冀中瘋狂進攻，部隊傷員大部分散，白大夫爲了適應新的環境，決定把醫療隊分成兩隊，一在前線，一在後方；前線的，由他率領。

五月初，一二〇師師部駐在邱縣的大株村，師部正在開××會議，河間城裏集中了兩千多個敵人，帶着鋼炮、擲彈筒，向溫家屯出發，企圖消滅我們師的主力。在齊會和七一六團接觸上了。這就是有名的河間齊會戰鬥。

夜晚，白大夫的醫療隊，就在溫家屯村邊一個小廟裏，離火線只五里多地，佈置好了手術室。白

大夫穿着白手術衣，紅橡皮圍裙，頭上帶了一盞小電燈，身上背着電池；在緊張地動手術。牆地的一聲，一顆炮彈落在手術室的後面，爆炸開來，震動得土都動了，小廟上的瓦片格格地響，有一片落在地上打碎了。一二〇師的衛生部會育生部長對翻譯說，勸白大夫轉移後面去動手術，白大夫搖搖頭：

「打仗就是這樣，前面有隊伍不要緊，應該做下去，這不算什麼，我在西班牙的時候，比這裏更厲害，飛機大炮更多哩。做軍醫工作就是要和戰士在一塊，就是犧牲也是光榮的。怕什麼，做下去。……你去看看，告訴他們有腦部胸部腹部創傷的，不必等登記，馬上就來告訴我。」

會部長出去檢查，他仍舊做下去。……

在火線上，指導員握着駁殼槍看見無數的戴着鋼盔的敵人，跟着一個搖太陽旗的隊長，瘋狂的衝過來，便嘶啞的鼓動道：

「同志們，衝呀，打垮敵人，——白大夫就在我們後面，受傷不要緊，衝呀！……」

戰士們聽見白大夫在後面，混身充滿了勇敢，更加毫無畏懼的衝過去，敵人潰敗下去了。……

槍聲沉寂一會，大炮和機槍又在平原上咆哮起來。一顆炮彈又落在手術室的側面，打壞了一堵牆……

會部長走進手術室，告訴白大夫，火線上下來了一個腹部的創傷，這是六小時前衝鋒時掛的花，腹部中了步槍傷，因為腸間膜動脈管破裂而大量出血，使腹內積滿了血，傷員一步步走向死亡。他是六團一營三連連長，叫徐志傑，傷員馬上抬上了手術台，白大夫把他腹部從中剖開，取出一截紅賦賦的腸子檢查，傷在橫結腸和降結腸上面有十個穿口和裂罅。用羊腸線把他縫合，他就掉過臉來對會部

長說：『準備木板』。縫好肚皮，他拿出一套木匠傢具，在做『靠背架』，『邊鋸着木板邊說：

『一個戰地外科醫生，同是要是木匠，縫紉匠，鐵匠，和理髮匠，有這四匠，才是個好的外科醫生。』

他預知這傷員手術後呼吸一定困難，用『靠背架』好讓他呼吸。他把徐連長安置好又回來動手術。每隔一小時他就去看一次徐連長，告訴醫生，一個禮拜之內，傷員不能吃任何東西，只是用糖鹽水做點滴灌腸，口渴時，用水嗽嗽口。

這次戰鬥我們消滅了五百多敵人，自己也有二百八十多個傷亡。

白大夫帶着醫療隊連續做了三天三夜，夜裏只打了一會盹，沒休息到兩個鐘頭，便又急着要動手術。賀師長關政委勸他休息，他不肯，說：『傷員這麼多，這樣痛苦，我們休息是不應該的，要把手術做完。我才能好好休息。現在叫我休息，我也不能好好休息的。』做飯給他吃，他也不吃，只是吃一點很簡單的點心；油煎洋芋片和饅頭。

一個禮拜之後，他每隔兩小時去看一次徐連長，他省下自己帶來的荷蘭牛乳和咖啡不吃，給他吃，並且每天親自給他做四頓飯，曾部長看見白大夫眼睛上網了一會紅絲，實在太疲勞了，勸白大夫不要做，讓他做或者叫伙夫做，他不答應，說：

『藥物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有用，是最次要最次要的，護理療法和食餌療法去配合好，護理要好，傷病員就能夠很快地恢復健康，還是讓我自己來做……』

他去看徐連長時，把別人送給他的梨子，放在徐連長枕頭旁邊；把香煙放在他口裏。給他點火，看他抽；白大夫心上感到無限的愉快和安慰，向他伸出大姆指，說：

『你是我們英勇的八路軍戰士！』

部隊行動，他叫人抬着徐連長，跟着他一塊走，二十八天之後，徐連長的傷口已沒有問題，他才叫把徐連長送到後方去休養。徐連長抓着白大夫的衣服，不肯走，哇哇地放聲大哭起來，白大夫給他拭乾眼淚，徐連長說：

『白大夫，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媽媽，你比爸爸媽媽還愛我，我沒有什麼報答你的，我以後只有多殺死幾個敵人來報答你，』說完話，他又忍不住哭起來了，白大夫勸他不要哭，拍拍他的肩膀說：

『這是我應盡的任務，不要感謝，大家都是同志。我把你救活了，就等於救活我自己一樣的。到後方去好好休息一個時期，再回到前線來，消滅法西斯匪徒，再見！』

白大夫對這次戰地救護工作大為稱讚，特別是腹部創傷治療。有驚人的成就；在歐洲，一般腹部創傷的死亡率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在冀中敵後，那樣困難的條件之下，竟然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率；這成就，只有在八路軍那種克服一切困難的堅韌精神之下，才能够達到的。

齊會戰鬥後，他聽到子牙河邊的王家莊有傷員（這是獨一旅的）他馬上要去，旅長告訴他王家莊河對岸就有敵人的據點，哨兵都可以看的見，勸他不要去，或者把傷員運來治療也可以。他不肯，說：『醫生坐在家裏等待病人來扣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要到傷員那兒去，不要等傷員來找我們，那兒有傷員，外科醫生就應該上那兒去！』旅長再勸阻他的時候，他更堅持地說：

『我是晉察冀邊區的衛生顧問，要執行我的意見才行。』

旅長沒法，派了一個騎兵連掩護他去了。他到了那兒。馬上就檢查完了八十多個傷員，動完一個

手術，送走一個；剛送走了六十多個傷員。騎兵連長跑來告訴他，對岸的敵人出動了，已經在過河。他還不慌不忙把手術做完，收拾器械說：『敵人還想捉我這個外國人嗎？他別想。』他和騎兵連剛出村，四百多敵人離村只有一里多地了，多危險！事後他說：『由於我們那有能力的管理員龍同志的機敏工作，並由於全體隊員都騎上了牲口，全體隊員和裝具都得保全了。』

在以後的時日裏，白大夫白天治療，晚上抽出時間給醫生和看護上課。並且發明了一個新的治療箱搬運戰地的裝具，攜帶一個手術室，一個包紮室，和一個藥房的全部必需品，所有足夠施行一百次手術五百次包紮以及配合五百劑藥的裝具，却只用兩個騾子來馱運。在人員技術上都很薄弱的冀中區衛生工作，由於他的努力和幫助，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經過他救護治療的一千多個傷員，從敵人層層封鎖的冀中，安全地達到了冀西山地，一個也沒有失落，連他也不禁爲這中國戰場上空前未有的奇蹟而嘆服了：『因爲這個行程是很危險的，貼近許多敵人盤據的據點走過，歷時一週以上，所以應當對司令部及情報部的經理工作，致最高榮譽。』

八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他從冀中回到冀西山地。這時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軍區整個衛生機關的全面工作。他向軍區衛生部提議：開辦衛生材料廠，來解決藥品的困難，創設衛生學校，來解決醫務幹部的困難。他親自給衛生學校訂了詳細的課程和章程，八月，軍區原來的衛生訓練班和延安去的衛生學校合併成立了衛校晉察冀第二分校。他把自己的愛克斯光和顯微鏡捐給了這個學校（爲了紀念他，後來改稱白求恩衛生學校了）。七月到九月，他用全部精力編著關於戰地醫療書籍——『游擊戰爭中醫

師戰地醫院組織和技術指南』，『模範醫院組織法』……

爲了瞭解和推動全軍區衛生工作更提高，更向前發展，他提議組織軍區衛生部巡視團，團員五人，由他率領，他準備巡視完就回國。著晉察冀邊區募集經費藥品器械和書籍。

在軍區後方醫院，他看到疥瘡病人住院很久而不能出院，他檢查出是消毒不嚴密，上藥不徹底。於是組織了一個疥瘡醫療組，先把病人被服，枕頭，洗淨消毒，他和葉部長醫生們，親自用洋鹼給病人洗澡，拿硫磺藥膏給病人使勁擦，擦到皮膚都紅了，藥力深入皮膚裏層，就赤裸裸地晒太陽。治後換新的衣服，原來的衣服放在昇汞水裏泡、洗，然後再穿。這樣，數月未出院的疥瘡病人，在兩個禮拜以後都出院了。他又派疥瘡醫療組到各所去活動，在很短時間之內，全軍區醫院和衛生所裏，沒有一個疥瘡病人了。

巡視團從軍區後方醫院到了三分區于家寨後方醫院第二所，陳醫生負責審查藥房，葉部長和翻譯主持檢查政治工作，他和林金亮醫生則去檢查病室，密閱統計工作，並且幫助做手術，每人像是機器上的一個床子，一根槓子，一個螺旋釘，在白大夫這架發動機下面，有規律地轉動着，工作着。

一有空閒，他就在村子裏巡視群眾衛生工作，在于家寨小廟旁邊，看見一個老漢在幽幽地哭泣，他跑過去握着對方的手，關切地問他爲什麼傷心。老漢抬起頭來，吃了一驚；握着他的那溫暖的大手，原來是外國人的，他用袖子拭去了老淚，抽咽地說『死了人哪。』

白大夫問：『什麼人？』

『我的小孩子。……』

白大夫要去看這病死的小孩，老漢說死了，不用去看；但死了白大夫也要看。站在旁邊抱着一個

鬼唇小孩的老婦說：「大鼻子要看，就去看看也沒啥」就領着他去看。一問，小孩是生了幾個月的痢疾病死的。白大夫問他爲什麼不上醫院去看，他說：

「沒有錢。」實際上他是對西醫不了解，沒肯把小孩抱來看。

「八路軍醫院看病不要錢的。」

「看病不要錢，我買藥也沒有錢。」

「藥也不要錢的。」白大夫掏出四元邊幣給老鄉，勸他不要哭，老漢感激得直向白大夫作揖，旋即被白大夫阻止了。轉過臉來。白大夫看見那個老婦懷裏的小孩是鬼唇，他告訴她：

「我給你的小孩嘴縫合好不好？」

她不禁驚訝了，天生的缺嘴，還能縫得好嗎？當時還沒回答他，白大夫以爲老鄉又怕出錢，連忙加上一句，說：

「不要錢。」

小孩子被帶進手術室，縫合後，不久就長好了。老鄉送來，雞蛋和棗子，表示他對白大夫衷心的感謝，却被白大夫退回去了，他是不要老百姓報酬的。但他對老百姓的關懷如同一家人似的。記得敵人把平山洪子店焚燒成廢墟時。他正在前線救護。親自走到老鄉面前去慰問，用生硬的中國話。對老鄉說：

「不要哭，我們要向日本鬼子報仇，我就是來幫助你打日本的！」

老百姓看他如同親人似的，簡直忘了他是加拿大人。心中暗暗興奮起來，外國人也來幫助咱們打日本哩！

第二所巡視完，做了總結，打了分數，接着他又檢查××團，騎兵營，一支隊，和一分區……在巡視中，實際培養了初步的醫療人材，密切了衛生機關上下級的聯系。

十月二十邊，敵人大規模的冬季『掃蕩』，從軍區北線開始了。白大夫帶着醫療隊到了來源摩天嶺前線，在××莊救護傷員。英勇的子弟兵奪取了摩天嶺，氣焰萬丈的敵人狼狽遁退了。王安鎮的敵人，企圖出來截斷子弟兵的歸路，挽救摩天嶺敵人的命運。這時白大夫還在做着手術，增援的敵人逐漸接近前線救護站了，王大夫勸他走，但白大夫看還有十多個輕手術沒做，他沒吭氣，繼續做下去。一會電話響了；一分區司令員在電話裏跟白大夫說，叫他立即帶着醫療隊從側面高山轉移過去。白大夫仍然堅持把手術做完，這樣可以減少傷員的痛苦和死亡。在搶做手術的時候，他底左手中指第三關節卻不慎被刀口刺破了。當時手上的血很多，他也沒注意，情形很緊急。就匆匆忙忙離開××莊。

九

遠遠傳來爆豆似的機槍聲，白大夫騎上那匹棕紅色的駿馬，緊加了幾鞭，馬便放開了四蹄，在狹窄的山路上奔馳開了。他的翻譯騎着那匹老馬在白大夫後面，也加緊了幾鞭，跑了二里多地才追上了白大夫，但那匹老馬已氣淋淋地噴着鼻子跑不動了。白大夫望到那匹馬臀部流着汗，蒸發出烟似的熱氣。便開玩笑的說。

『你這個馬又在喘了，老年的表現；現在假如我們二人在一起奔跑，你要像我的馬，我便像你的馬。』

『不，你的身體比牠的年紀要年輕些！』

『你不知道，我的體力日漸衰弱了，在西班牙的時候，我的體力不如在加拿大，去年不如在西班牙，今年的體力又不如去年了……』

後面醫療隊的人接上來，他們又向前面走去了。回到二分區衛生部二所，雖然刀傷左手的中指，局部發炎，他仍然給傷員動手術。這時，他檢查到一個外科傳染病的傷員，是頸部丹毒合併頭部蜂窩組炎，全臉浮腫，神經錯亂，白大夫給他頭部行了亂刀切開手術。把第一所傷病員手術做完，派葉部長和林金亮去檢查東線三分區去。第二天早晨他準備到冀中後方醫院去，醫療隊的一切東西都上了駝子。在等候白大夫出發。白大夫還在病室裏檢查傷員，給昨天行手術的傷員更換完繃帶，他又想起那個頭部蜂窩組炎的傷員，他走進病室一看，傷員浮腫消逝了一些，精神也比昨天清醒。看見傷員還有一線生命的曙光，他悅地叫駝子卸下來，匆忙的準備給傷員做第二次的手術。白大夫忙着動手術，竟忘記了戴橡皮手套，傷員的創口裏細菌從白大夫中指刀傷處，像個小賊似的溜過去。但白大夫只一心注意到傷員，沒想到自己中指會中毒，他說：

「不戴手套也有它的好處，手指感覺力的奧妙，決不是橡皮手套所可比擬的。手指可以在傷口內感覺到那兒是鐵片，那兒是子彈頭，那裏是碎骨塊。」

直忙到下午，白大夫他們才出發了。到了冀中後方醫院，又是不斷的工作，手指却慢慢發炎，腫得痛的很厲害。他用一盆溫水，把手指蘸在裏面，但沒有什麼效用。王大夫就在發炎的中指上，拿小刀切開十字形，站在旁邊的人，看白大夫病勢沒有起色，黯然抽一口冷氣，白大夫看他們那股頹喪的精神，就安慰他道：『不要擔心，只留下兩個指頭，我還可以照樣工作……』

七號，陰沉的低空，落着灰濛濛的小雨。前線情況更緊張了。他不顧自己身上的病，急着要到前

線去，後方醫院院長勸他多休息幾天再上火線救護，他却發起脾氣來了：

『你們不要拿我當明代的古董，我可以工作，手指這點小病算甚麼，你們要拿我當一挺機關槍來使用……。』

他的精神忽然奮發起來了。

『等前線傷員抬下來，你在這兒給動手術好了。』

『那怎行呢？新鮮的傷兵在前線治容易治的好，比在後方好治。』

院長仍然設法勸阻他：『現在已經打響了，你就是去了也趕不上了。』

『縱然趕不上前線救護，至少可以在半路上碰着。』

天空傳來炮聲、槍聲和嗡嗡的飛機聲。

任何人再三對他的勸解，都沒有效果，下午，冒着霏淫雨，醫療隊踏上溼滑的山路，向着砲轟的方向前進。爬過一個險峻的山頭，又是一個山頭，冒着寒冷趕了七十里地，他是很疲乏了，坐在馬上幾乎墮下來了。

前方沒有戰地救護隊，他看到一個個傷員從火線上抬下來，不能立時救護，難過得差點哭出聲來了。他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病人，中指局部炎腫益發厲害，肘關節下發生轉移性膿瘍。而且體溫已增高到三九·六度了。到王家莊×圍衛生隊，他躺下來了。醫生給他注射體內消毒劑，內服清涼鎮痛解毒劑，這兒離火線只十來里，電話搖不通，他叫翻譯派通訊員通知各戰鬥單位。把所有的傷員一齊送到他這兒來。同時他命令王大夫，要是頭部胸部腹部傷員，一定要抬來給他看，即使他睡着了。也要叫醒他看。

第二天早上，把他左肘轉移性的農場割開，他的精神忽然好了起來，等到下午，體溫增高到四十五度，頭又劇烈地脹痛了。

『掃蕩』邊區的敵人，從五畝地向王家莊襲擊來了。××戰鬥兵團的團長趕來慰問他，勸他到後面比較安全的地方去休養。他躺到擔架上，在密集的機槍聲中，離開了王家莊。路上泥身發冷，嘔吐好幾次。

抬到完縣黃石口的時候，白大夫怎麼也不肯走了，就在村子裏宿營，屋子裏給他生了火，窗戶和門都關上了，他還嫌冷，牙齒得得地顫抖着。

葉大夫聽說白大夫病了，立即派陳醫生來探望他。陳醫生走進屋一看：白大夫清瘦的面孔，越發蒼白，四肢厥冷，他的身體已到了最壞的程度。兩個醫生，用各種藥品，仍舊不能挽救白大夫病勢的變化。

他躺在床上，用幾乎難以設別的艱難，勉強的記下了他底最後的語言，告訴聶司令員，最近工作和生活情形，向聶司令員建議，立刻組織手術隊到前方來做戰地救護。他把『千百倍的謝忱與感激送給司令和我們所有的同志！』黃昏，他把寫好了的遺囑，交給了翻譯，解下手上的夜光錶，贈送給他，做為最後的禮物，偏起嬌羞的臉上浮起自慰的微笑，諄諄地對他的翻譯說：

『努力吧！向着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

夜色籠罩着山野。屋子裏靜悄悄的，白大夫床頭那隻黯淡的燭光，搖映着雪白的牆壁，燭油一滴滴眼淚似的滾落下來，臘燭在慢慢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五時二十分。

在安靜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優秀的兒子，勇敢嚴正熱情的盟國戰友，我們的白大夫，吐出了他最後的一口氣，結束了他未竟的事業！

受傷的戰鬥員需要像你這樣愛護他們的大夫，天天在繼續擴大的晉察冀邊區，需要像你這樣勇敢嚴正的戰士；新中國這嬰兒快要誕生了，需要像你這樣熱情的助產士，但你却被毒菌奪去了生命，離開我們而去了！醫療界喪失了一個誨人不倦的導師，傷病員喪失了他們再生的父母，中國喪失了一個最好的盟國的戰友……

這不幸的消息傳出去，沒有一個聽到不惘然若有所失而哀傷的，沒有一個人不黯然下淚的，即連身經百戰的聶榮臻將軍，親眼看見過無數的戰友傷亡，他會以『鐵石心腸』自命，聽到這消息，也不禁潸然下淚了。全邊區人民和子弟兵，含着眼淚悲壯而亢奮地高聲唱着：

我們尊敬你，

像尊敬真理和正義；

偉大的加拿大朋友啊！

你像祖國的戰士，

曾快樂的戰鬥在晉察冀；

如今啊，

在北中國的前線上，

安息！

親愛的白求恩同志啊，

你爲中華民族解放而死，
誓以我們的勝利，
來作你革命的祭禮！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

阿洛夫醫生

方 紀

一 歡迎阿洛夫醫生

一九四二年六月六日，在延安中央醫院的禮堂裏，舉行着一個盛大的歡迎會。被歡迎者是一個『外國人』，蘇聯醫生——安德列·阿洛夫（Dr, Andie Orlov）。

他在熱烈的掌聲中走上台去。臉上帶着熱情興奮的歡笑，向人們連連點頭，並天真的隨着大家鼓掌，似乎是說，我同大家一樣快樂。掌聲停下來，他脫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剪短了的金黃色的頭髮，覆蓋在他的額角上，灰色的眼睛裏，流露着智慧和熱情。

他講話的聲音不高，句字很簡短，但每一個字都是那樣清晰有力。他首先讚揚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偉大，說到蘇聯與中國人民在反法西斯事業中的共同目的和聯系，然後說：他是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到中國來工作的。

『我以能够被派到中國來工作爲自己的光榮。』他懇切地說。『我希望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很好地工作，完成此行的任務。』

接着，他說明他被派來延安的任務，首先在於保障中國黨中央首長的健康。同時，進行新的治療，培養醫務幹部，和介紹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經驗。

『我願以最大的努力完成此行的任務。』他繼續說：『但是，對於一個蘇聯人，常常不是滿足於任務的完成，而一般的要超過它！』

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了他的話。

安德烈·阿洛夫醫生，是一個出身貧苦家庭的蘇維埃新知識份子。一九〇五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一個工人，在他十歲的時候便死了；母親整年地在沙廠裏辛勤的工作，還不能養活他們一家兩口人；於是十歲的安德烈，便不得不開始設法來幫助自己和母親。起初他給人家做零工，或者自己做些刷子和鐵靈之類的東西來賣，以貼補家用。當時他很喜歡電機工作，在他白天做工之後，晚上還到一個補習學校裏讀書。到他十二歲的時候，十月革命或功了——革命給他帶來了一切。他到一個五金工廠裏當工人，同時在牛工半讀的情況下，繼續受完了國民教育。這之後，他被送入到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在革命成功後最初的那些年月裏，國家對於學生生活的供給，當然不如現在那樣美滿，於是利用一切假期去參加工作，來獲得必需的用費。他啃過木板，掃過雪……但這一切都不妨礙他成爲一個成績優良的好學生。五年以後，他在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畢業了，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個最大的醫院裏當外科醫生。在工作中，他感到外科手術的重要，又進外科專科研究了三年。之後，他跟世界著名的外科專家尤金及克林涅夫斯基博士實習了好幾年，又被派到醫科大學做外科教授。當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他投身到蒙古沙漠的戰地上當外科主任。一九三九年的蘇芬戰爭中，他又領導着幾個外科醫院，馳聘在零下三十五度的冰天雪地中，爲救治負傷的紅軍戰士們奮力工作着。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希特勒法西斯匪幫竄進了他親愛的祖國，他先後被任命爲奧勒爾軍區及庫爾斯克軍區的軍醫總監，率領着龐大的醫療組織活躍在愛國戰爭的最前線。這中間，

他因爲某種現在尚未公佈的發明，獲得了蘇聯政府的勳章。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被從前線上召回莫斯科，派來中國。

阿洛夫同志的到來，在我們的醫務工作同志中，燃起了熱烈的希望。許多年來，從內戰時代的中國紅軍起，我們的醫務工作便是在最艱苦的條件下堅持了最偉大的工作。抗戰以後，雖然有不少來自各大城市的著名的醫生，出於同情和正義，他們不避艱苦地參加了解放區的工作，爲人民服務，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延安的封鎖，使我們得不到必需的醫藥幫助，造成了我們在衛生設備和醫療工作上極大困難。同時，這些醫生的到來，一面給我們帶來了新的醫學知識和技術，但在他們身上還殘留着資產階級社會所給他們的在醫學上的保守思想、宗派主義、純技術觀點等。加以我們對近代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上，經驗不足，便使得我們的醫務工作沒有能更好的適應客觀的要求，提高一步。安德烈·阿洛夫，一個在列寧——斯大林的黨受過十八年教育的老布爾什維克，受過八年專門醫學教育並有着長期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戰時醫務工作經驗的醫生，他的新的醫學思想，治療方法，和組織領導的經驗，對於我們是多麼寶貴啊！許多同志，把改進我們的醫務工作，學習新的治療，和自己的業務教育問題，信賴地寄托在他身上，對他懷着熱切的期待和信心。

二 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此後，阿洛夫醫生便在中央醫院開始了一個普通外科醫生的工作。

在開過歡迎會的當天下午，他便要求外科主任幫助他了解這個將要開始工作的環境。外科主任首先領他到手術室，這是以相連的三孔大石竈洞做成的。刷得潔白的牆壁和嵌着玻璃的明亮的窗子，使

他稱讚不已，對於在延安這樣困難條件下的出色的創造表示欽敬。他很仔細的觀察着一切。詢問每日施行手術的人數，較多的手術是什麼？用手摸摸牆壁，看看是否可以致使病人染菌的灰塵；看着溫度表上所標出的室內溫度的高低……當他走到器械機台前的時候，幾件生了鏽的手術器械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一件一件地檢查着。然後拿起一把鏽了的持針器說：

『假如用它去縫病人的傷口，細菌是很容易給自己找到活動機會的啊！』

『是的，』主任醫生說：『我們很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擦亮它啊！』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器械，是我們醫生的武器，我們怎麼能用生了鏽的武器去作戰呢？』

然後，他又拿起一把手術刀，刮着自己腕上的毫毛。毫毛倒下去，又豎起來。他搔了搔頭，轉向外科主任親切的說：

『你看，這會妨礙我們的工作啊？』

他挨次地看過去，從藥料當中的一塊紗布，一個棉花球，橡皮手套和手術衣等，都一件一件的看過。然後，他又在一個擺滿了各色藥品的藥架前停下來，像是要從這些藥品中看出一般手術的情況。其中有肥皂溶液，有硝酸銀，食鹽水等。於是，他奇怪地問：

『這些藥品都經常用嗎？』

『不，』主任醫生回答。『幾乎很少用到。』

『那麼，我可以建議把這些東西拿出去嗎？因為，手術室的設備，應該儘量簡單。不必要的東西，只會妨礙工作和染菌的。』接着，他又指着裝在瓶子裏的外來品的錫線說：『這在邊區，恐怕很

難得到吧？在和平情況下，消毒方便，最好儘量使用邊區自製的脫脂絲線；罐線應該留在戰爭中使用——我們要隨時準備着應付戰爭，是嗎？」

從手術室裏出來，他們又到了消毒室。他對於那個用大汽油桶做成的蒸氣消毒鍋非常感興趣。同時也對它的消毒不嚴密，和費時太久，提出了改進的意見。他們又來到外科病房，阿洛夫醫生耐心的一個床位一個床位的看過去，問了每一個病人的情形，治療過程和現狀。他用深呼吸辨別着室內空氣的濃淡，溫度的高低，詢問着每一個病人的飲食及營養。然後他又到護士辦公室，看看護士們的工作。他熱心地詢問着每一個問題，虛心地傾聽着主任醫生的說明和解釋，他考量着每一件可以改進的工作，而且按照蘇聯人的單純和熱情，誠懇地提出意見。

他開始施行手術，是在他到醫院來的十天以後。這中間，他一再地去參觀了其他醫生的手術。他注意着手術過程中的每一個細微動作，手術室裏的每一項工作，在工作中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以及所有的技術。甚至他注意到一個護士把碘酒瓶塞掉到地上，是怎樣拾起來和是否消過毒才裝上去……在他來到醫院後的第十天下午，三點鐘以後，忽然從很遠的地方抬來了一個急症——急性闌尾炎（即俗稱盲腸炎）。經過檢查，知道因為病發時間過久，已經由發炎而化膿了，腸黏連得很厲害，病人已經昏迷不省，情況相當嚴重！這時候，主任醫生命令阿洛夫對這個病人施行手術。而他連想都不會想到，這是主任醫生拒絕接收重危的病人，並有意的對他加以考驗，而毫不猶豫的接受了。

阿洛夫醫生開始動手術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全中央醫院。爲了觀摩，也許爲了好奇，手術室裏和手術室外的窗前，都站滿了參觀的人們，阿洛夫醫生對着躺在他面前的一個將死的病人，靜靜地開始了他到中國來的第一次手術。……

從資產階級社會裏培養出來的醫生們，自然難免帶有那個社會裏的傳統思想和習慣，而表現在醫學觀點和工作作風上，便有了原則的區別。這從阿洛夫醫生的第一次手術上，便顯露出來了。

『一個爛尾，要開這樣久！』

有些醫生表示失望似的私語着。

但阿洛夫醫生，仔細地、負責地，全神貫注在執行挽救病人生命的神聖任務上。在這種情況下，時間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以後的事實證明：在正常情況下，他開一個爛尾的時間從不多過十分鐘！）。知識和能力，只有表現在對於工作的效果上，而不是用以炫耀自己的裝飾品！

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原則區別。爲了提倡和貫徹這種對病人負責的科學態度，便必須對那些在醫學上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作風作鬥爭。而當阿洛夫同志——這個社會主義的醫務工作者，來到中央醫院的時候，這個鬥爭便開始了。但由於那些傳統思想的蒙蔽，在最初的一年裏，阿洛夫醫生的成績和能力，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甚至相反，他的新的醫學思想和治療方法，在那些固守着傳統偏見的人們當中，倒常遭到一些無知的嘲笑和反對！而阿洛夫同志，堅持真理，積極的工作着。在自己的崗位上，總是完成並超過任務，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在他到延安後二年半的工作中，首先在醫務工作的思想開闢了『一切爲了病人』的群衆路線，提供了新的醫學觀和新的治療方法，而且按着邊區環境的需要和可能，增加了不少有價值的設備，同時在培養醫務幹部和對醫務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上，都提供了許多新的範例。把社會主義的醫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帶到我們的醫務工作中來。

三 『動靜療法』

在開始查病房的第一天，阿洛夫醫生就發現了這個極其普通而又非常嚴重的問題——查病房了：

醫生們在前面檢查病人，後面跟着三個護士。一個端着裝藥的大木盤，一個拿着放藥盤的木架子，第三個，提着準備放藥物的鉛鐵桶，換藥在病房裏進行着，被蓋揭開來，病人的身體暴露在不潔的空氣中。醫生們用 YSOL 或者紅水 (Red) 去敷洗病人的傷口，然後用鑷子把一塊紗布塞進傷口裏，即便是很小的傷口，也要用探針塞進一截紗布條！病人呻吟着，痛苦的扭歪了臉。同房間的病人們被這痛苦的呻吟激着，翻一個身，把臉藏進被窩裏……這樣一個一個的換下去，護士們往來奔跑着，把用過的器械送去消毒，然後又把消毒過的器械不加保護地穿過空氣和塵埃送到病屋裏，繼續用它換藥……

阿洛夫醫生看到了這個，這是在蘇聯早已被拋棄了的落後而且危險的舊式換藥方法。於是他明白了爲什麼這裏許多病人的傷口全變成了圓洞狀的瘻管而不能癒合；而有一個患漏瘡的病人，竟曾住院一年，開刀六次而未能痊癒！這中間包括兩個問題：第一是治療方法——不應該在傷口塞紗布；第二是管理方法——應該建立換藥室，集中換藥，而不在病房裏。

於是，他接過一把鑷子，把病人傷口裏的紗布條抽出來說：

「爲什麼要在傷口裏塞紗布呢？」他環顧衆人問。

「這個方法已經過時了。」他繼續說。過去在創口裏塞紗布，主要目的之一是爲了吸收創口裏的分泌物。而分泌物的產生，原是創口生長的自然現象。但塞紗布的結果，却正是刺激了創口的肌肉組織，使分泌物加多，並且妨害新生肌肉組織的生長。想想看，在紗布緊緊的壓迫下，新的肌肉組織會順利生長嗎？」

於是，他進一步說明一種新的治療方法「動靜療法」。這個「動靜療法」的原理，便是根據人體

組織的自然發展規律，加以科學的幫助，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藥物和亂用藥物。譬如：對於一個創傷的處理，只要消毒嚴密，不會化膿，便可以讓它固定起來，安靜地去生長。非到需要清理分泌物和再次清毒時，不去驚動它。因為每動一次，就會給傷口以新的刺激；而刺激，恰足以妨礙肌肉的生長。但除創口部份固定外，身體其他部份的肌肉是應該儘量運動的；因為其他部份的活動，正是爲了幫助受傷部份的生長。至於藥物的作用，僅在消毒殺菌，並不能直接幫助肌肉生長的。

他把『動靜療法』的原理，運用到各種病症上加以說明，並主張廣泛的使用這一治療原則。

『譬如』，他說：『現在我們割蘭尾，一般是七天才允許下床行動，十天拆線，十四天出院；其實三天下床，五天拆線，七天出院，同樣是不會妨害病人，而能增加治療效果的。又譬如：我們不再給創口塞紗布，不用外來藥品而用石鹽水消毒，不在病房換藥而在換藥室，那麼，估計算一下，我們可以減輕多少病人的痛苦？增加多大的治療效果，而節約多少無益的浪費呢？』

這是一個並不複雜的道理，然而却是一個新舊科學思想的鬥爭。這個鬥爭不僅對於醫生，同時也對於病人，以至對於醫務行政工作者。當阿洛夫醫生查病房時，根據病人創口的清況，把紗布條抽出來了，另外的醫生却一定又把它放進去了！爲了建立一個換藥室，也竟經過了十個月的鬥爭，才能做到。這原因，便在於醫學思想上的保守和宗派主義！甚至這種傳統習慣也影響到病人——在開始減少換藥次數的時候，從病房裏也傳來了這樣的責難：

『爲什麼不給我們換藥？』

『對病人這樣不關心！』

但阿洛夫醫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科學信念，除了一再地向醫生、護士、病人以及行政工作同

志，詳加說明解釋外，他按照自己的方法進行治療。他同人們說：『最初，因為傳統的習慣，也許病人不能接受你的新的治療方法。但我們醫生，絕不能放棄自己的治療原則，做病人的尾巴，危害病人的生命！』

只有事實是最能說服人的——這個新的治療方法收到了驚人的效果，在阿洛夫換藥的病人當中，傷口不再變成瘻管，而很快癒合了，好了，出院工作去了……。

中央軍委三局的電訊工作人員蘇德風同志，左腋下患結核性瘻瘍，在阿洛夫醫生的治療下即將痊癒了，告訴他出院以後每禮拜來換藥一次。

他出院了，但他沒有遵守醫生的吩咐——這是奇怪然而普遍的事情，病人請醫生治病，而又覺得自己比醫生更聰明！他回去以後，要求本機關的醫務所給他每天換藥。醫務所的醫生開始因阿洛夫醫生的囑託，不能答應他這個要求，於是他控告到政治處去了。自然，政治處批評了醫務所，他如願以償的每天換藥。而換藥的方法照舊是把紗布塞進傷口裏。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傷口還沒有癒合。而在一次換藥當中，因為紗布塞得太緊，竟碰斷了一根大血管，血水像噴泉一樣地湧流出來！當把他抬到醫院的時候，他已因出血過多而昏迷了。阿洛夫醫生第二次給他施行手術，輸了一個護士李英才的血，才把他從垂死中搶救過來！當他清醒的時候，用感激得流淚的眼睛望着阿洛夫醫生。

『怎麼樣？』阿洛夫醫生微笑着說。『應該聽醫生的話。在治病這一點上，你不會比醫生更聰明的，唔？』

『動靜療法』的原理，是集結了許多血的經驗才被確立起來的。而只有毫無偏見、處處為病人着想的醫生，才能很快接受這一科學的真理。

一九四四年春天，中央派了六位八路軍的高級醫務人員來向阿洛夫醫生學習。照着他們在長期實際工作中的豐富經驗，立刻認識了阿洛夫醫生的換藥方法是正確的，解決了他們十幾年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從事革命的醫務工作十六年了，」晉察冀邊區衛生部長葉青山同志說：「舊的換藥方法使我痛苦着！過去在江西蘇區時代，我們就是把紗布條塞進紅軍戰士們的傷口裏。而當時我們沒有足夠的紗布，不得不用土粗布來代替！你想想看：把那樣粗糙的布條塞進戰士們的傷口裏，戰士們痛得多難過啊！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對戰士們不起。直到抗戰以後，我們還是繼續着這個老法子，連白求恩大夫也沒有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野戰醫院院長金來川同志在一次會議上沉痛的反省道：「學了阿洛夫同志的換藥方法，才懂得我們過去的錯誤。老一套的換藥方法，不是治人病，簡直是治死人！我們的無知對革命造下了罪惡。就只這一點，够使我們所有的傷員們永遠感念着阿洛夫同志了！」

四 在外科手術室裏

中央醫院的外科手術室原來只有一張手術台。阿洛夫醫生到來之後，又在離開窗子較遠的地方安置了一張第二手術台。每到手術日，主任醫生大聲吩咐着：「阿洛夫醫生，請到第二手術台！」他走上被指定的崗位，開始緊張的工作着。

手術開始了，兩個醫生，三個實習醫生，六個護士和兩個衛生員，擠滿了手術室的三間密洞。傳遞器械，抬送病人，顯得紊亂而不安靜。從施行第一個手術到第二個手術之間，一段很長的時間浪費

在醫生的等待中。顯然，手術室裏還缺少科學的組織與分工。

兩個手術台，表現了兩種不同的作風——在第二手術台上，那個屬於所謂「英美派」的主任醫生，是按照他的習慣工作着。不時的責罵助手，把遞錯了的剪刀丟在地上；打錯了麻藥劑的實習醫生被斥退到一邊；一個動作錯了的護士，手背上被剪刀敲了一記，接着是一連串的斥責：「去去去，站到一邊看！」

而在第二手術台周圍，空氣是活潑融洽的。阿洛夫醫生愉快的工作着，並隨時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進行教育。他隨手夾起一塊破開的肌肉問：

「這叫什麼？」

當他從護士們遲滯的步子上看出疲憊時，就用生硬的中國話說：「累不累？」

因為他講話的聲音和態度，大家笑了，立刻振作起來，手術台上的病人在叫疼，護士安慰着說：

「不要叫，疼不疼醫生知道的。」

他活潑的笑起來了，接着幽默地說：

「你不知道疼，醫生知道。」

於是，大家輕聲地笑了。

這時，在第一手術台上正進行着一個腕關節結核的石膏治療。病人坐着，變得灣曲了的手腕放在手術台上，石膏正要開始塗上去。阿洛夫同志忽然看到了，趕緊建議說：

「不對，應該睡倒！」

沒有回答，

『暈倒，施行麻醉，手腕放平……』

仍舊沒有回答，石膏正在開始塗上去。

『主任同志，不對，這會使病人變成殘廢的！』他開始着急地說。

『你來！』對方才不耐煩的回答了他。

但他並不計較這個，立刻走過去，讓病人暈倒，施行麻醉，然後把手腕扳直，再把石膏塗上去。……

一天下午，從邊區政府來了——一個湯傷的老年炊事員。按照以後他自己的說法，是被『天火』燒了。而實際上是在睡眠中中了炭毒，昏迷中倒進火堆裏，而致燒得遍體瘡傷！

按照一般的治療，湯傷身體面積達五分之一，就是不可挽救的死症。而這個老人抬來的時候，連從他身上找一塊可以驗血的完整的皮膚都很困難！

阿洛夫醫生通知立即準備手術室，像施行大手術一樣，嚴格消毒。但手術室護士長却聲明她從未見過治湯傷需要大手術而拒絕服從！

『新的湯傷治療是需要嚴格消毒的。』阿洛夫醫生並不生氣的解釋着。同時催促其他護士們準備好了一切。病人抬到手術台上，治療進行着。……當病人渡過危險的時間後，阿洛夫醫生開始向實習醫生和護士們講解新的湯傷治療：

『在這次蘇德戰爭中，』他一面診察着病人說：『因為新式武器所造成的普遍湯傷，使得我們的醫生進行了新的創造。實際上，這個原理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被我們發現了，但因為當時條件不成熟，而沒有研究成功。現在，它已被普遍而有效的使用着。』

他一面說着，把濃阿莫尼亞液（LAGAMMONIAPUR）在湯傷的部份嚴格消毒，再把百分之十的單尼酸（ACID TANNIC）敷上去，然後又用百分之十的硝酸銀（ARGENT NITROL），塗成一层黑色的假皮。

『這樣，你可以不必再驚動他了。』他施行完了最後的手術說。『讓它自己生長去，等到肌肉恢復的時候，假皮會自己脫落，而皮膚全像原來一樣光潤無瑕的。』

五 關向應同志的病

關政委的肺病愈加嚴重了。從他回到延安以後，便在中央醫院休養。那時是在一種『姑息療法』的方針下，實行『人工氣胸』，把一個肺停止了運動休息着。但兩三年間的時間，並沒有顯著的好轉，而且因為肋膜炎，引起了肋膜出水。情況逐漸變壞起來。於是主治醫生召集了會診，決定對於肋膜出水的處理。主治醫生報告了病歷，治療方針和過程，然後大家看了病人，便開始討論。主治醫生首先提出用空針把肋膜水抽出。

『按照關政委的身體情況。』一個醫生說：『過去的治療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次出水症與人工氣胸無關，我同意用空針抽水辦法。』

『我完全同意過去的治療方針和抽水方法。』又一個醫生說。

『是的，』另外一個醫生站起來同意着，『如果不及早抽水，會壓迫心臟，引起併發症。』

『同時，我們還可以檢查肋膜中有無其他病菌。』又一個醫生補充着新意見。

請到阿洛夫醫生發言了，他反對抽水的方法。

『因為』，他說：『這次出水就是打空針的結果，如果我們再去刺激肋膜，出水將會因之加多和加快；而且在我們消毒不可能絕對嚴密的條件下，帶進其他的病菌就更不妥……』

『但是，』一個醫生反駁道：『肋膜出水已壓迫着心臟。』

『假如並不嚴重，我仍舊主張以不驚動它爲妙，既然肋膜出水是人工刺激的結果，那麼讓它安靜下來的時候，肋膜本身的吸收作用，還可以慢慢地將水吸回。』

於是，爭論轉移到肋膜出水壓迫心臟的程度問題。檢查的結果，心臟已開始被迫向右移動。於是大家一致主張抽水。

『假如只是爲了對於心臟的救急』，阿洛夫醫生說：『可以抽一次。但最多不能超過三百CC，不然會引起心臟突然恢復的震動。其餘的，可以讓他自然地吸收。』

『但我們可以檢查肋膜有無其他細菌啊！』那位醫生重複着他得意的發現。

『假如有，你又怎麼樣呢？』阿洛夫微笑着看了看他，想：『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聰明。』

最後，抽水的方針確定了，大家簽了字，由主治醫生執行。第一次便抽了一千CC！而檢查的結果，除結核菌外，並無其他病菌。但第二次便發現了幾種雜菌。又過了一個月，第三次再抽的時候，已經不是助膜水，而是連空針都抽不出來的濃汁了！病人轉成了濃胸，情況非常危險。

主治醫生召集了第二次會診，大家沉默起來。

『現在唯一的方法，』阿洛夫醫生在沉默中站起來發言了，聲音是異常堅決的：『只有開刀放膿！』

大家面面相覷的觀望着。

『這是挽救病人生命唯一有希望的方法。』他堅定的補充着，同時眼睛懇求似的望着在座的醫生們。

『這，很危險吧？』一位醫生小聲地說。

『也許會死在手術台上……』另一位擔心着。

『但是』，阿洛夫醫生反駁道：『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爲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我們是在科學與負責的信念上開刀的！』

當天下午，毛主席親自來看望關向應同志，批准了由阿洛夫醫生施行手術。

立即開始了手術的準備。在關政委休養的楊家灣建立了一個臨時的手術台。關政委在異常嚴重的情況下被抬上了手術台。阿洛夫同志精心地並充滿希望的施行了手術。在左後胸鑲開一小塊肋骨，乳黃色的濃汁從刀口裏流出來……關政委的生命被從重危中挽救了！

以後，關向應同志的病日漸好轉起來。在阿洛夫同志的主治下，改變了過去關政委的休養習慣，把一個關得緊緊的窗子打開來，而且親自指導着替他理了髮、洗了澡……關政委變得輕鬆愉快起來。

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洛夫同志當選爲模範醫務工作者的選舉大會上，主席宣讀了關向應同志的來信：

『……我認爲他在診斷與治療上，有着獨到與正確的見解。在病者危急的關頭，在各種意見的分歧中，他堅持着自己的正確意見而貫徹下去。這是我在經驗中所體驗到的。』

因爲學術與治療上某些不同，以及他的民族性格，都不應該當做他的缺點來看。……據我所知道：白求恩大夫在前方時也會發生過與此類似的現象。可是這絲毫也不能減弱白求恩同志的偉大，這

對於阿洛夫同志也是一樣的。

關向應（簽字）

十一月十九日

六 『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一個來自資產階級社會的醫生，曾經在一次會議上這樣反省過自己的思想——

『我們這些醫生是做買賣出身的，病人說打針就打一針，病人說吃藥，就吃點藥。只要使病人舒服，多來幾次，多介紹幾個病人，對於醫生的名譽和收入，反正是不會有壞處的，而到了延安，我們這種思想還變相地繼續着。那就是，做病人尾巴，賺自己名譽，給公家吃虧！』

但阿洛夫醫生，是另外一種人。他是在消滅了階級和剝削的社會主義國度裏面培養出來新的蘇維埃的醫生，他的知識和技能，原本就是為着服務於人民才學習的。除此以外，他們不會有別的目的，他自然地為着這個目的生活和工作。而對於我們，每一個從舊社會出身的知識份子，却還需要長期的改造過程。

因此，在阿洛夫同志和別的醫生之間，常常發生治療原則上的爭論。而他總是堅持着『儘可能不傷害病人的生理機能下進行治療的原則』。他反對拿病人做為試驗品的那種資產階級醫生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常常說：『醫生的工作對象是人，我們是在給人治病，而不是給木頭！』

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個早晨，醫院裏抬來了一個年青的孕婦。這是一個奇怪的孕婦——受孕剛剛三個月，而肚子却像懷着八個月的孩子那樣大了，醫生們診斷了這個奇怪的病，認為是子宮外孕，並

主張立即剖腹。

但阿洛夫醫生，反對這個輕率的診斷，並拒絕施行手術，

『我不能在一個沒有確定診斷的病人身上開刀。』他說：『當病狀不是我們做最後判斷的時候，我們應該繼續研究，而不能隨便地損害病人的生理機能。』

接着，他施行了進一步的診斷，從孕婦的陰道裏取出了一些分泌黏液，放在顯微鏡下檢查，發現了其中有一粒粒的圓圓的小泡。

『有一些新的象徵。』他證實說：『可能是葡萄胎。再觀察一下吧。』

『可是病人要求開刀啊！』一個醫生急躁地說。

『至少也可做一個剖腹檢查。』另一個補充着。

『當然，』阿洛夫醫生不滿意望着周圍的同業。『施行手術，對於我只是幾分鐘的時間，但在病人身上製造痛苦，却是做醫生的罪惡啊！』

他終於堅持下來了。到下午，他又在實行陰部檢查時取出了一串葡萄狀的水泡。於是他肯定了是葡萄胎，而絕對不需要動手術。

晚上，孕婦分娩了，生下來的不是小孩，而是一堆大大小小的葡萄狀水泡！許多醫生護士參觀了這個奇怪的胎兒。阿洛夫醫生講解着葡萄胎的形成和症狀，這樣，連那些積極主張剖腹試驗的醫生，也不禁點頭讚歎了。

『儘可能不損害病人生理機能』的治療原則，對於一個外科醫生是非常重要的而又非常困難的。而阿洛夫同志，盡到了一個外科醫生最高的責任。只有當藥物治療失效的時候，他才施行必要的手術。

如他常說的：「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例如延安一位老鄉的眼睛，開始只是左眼有病；而一位醫生竟草率給他剷掉了。但不久，右眼又照樣的壞了！經過阿洛夫醫生的診斷，用薩爾菲治好了。他惋惜地對老鄉說：

「假如你早給我治，你現在是個兩隻眼睛的人！」

不久這位老鄉又帶來了一個瞎子，一支眼睛瞎了七年，另一隻是生來就看不見。他跪下來要求道：「外國醫生救救我這個可憐的瞎子吧！」

阿洛夫醫生給他施行了手術，兩隻眼睛又看到了這美麗的世界！

表現在這個問題上，最動人的是郝延齡同志的腿。

他因為不小心，手槍走火打斷自己的腿了，骨折而且化膿，下半條腿完全變成了紫黑色，並在開始壞死中，抬到醫院來找「外國人」。

阿洛夫醫生看了看，蹙着眉說：

「可惜啊！你來得太晚了！」

但他仍舊想盡一切方法進行治療。直到最壞的情形下，病人要求斷肢了：「醫生，給我鋸掉吧！」。

他搖搖頭，安慰着說：

「我鋸掉一隻腿，只是幾分鐘的事！但你長成一隻腿，要多少年啊！」

他耐心的治療着，病人痛苦的等待着。有好幾次，因為病人的要求，他把郝延齡的名字寫在手術單上。但在施行手術之前，他又跑去看看那條在壞死中的腿，病人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但他搖搖

頭，一聲不響地又把那個名字從手術單上抹掉！

兩個月後，病人自己的斷肢要求下被抬上手術台了，阿洛夫醫生站在台前，手裏拿着鋸子，撫摸着那條發黑的腳，望着那幾分鐘後就會永遠變為殘廢的病人，眼睛裏含着無限慈愛的光……他遲頓了一下，把鋸子丟下，同時堅決命令着：

『拾走！』

第三個月以後，終於，郝延令同志帶着他完整的腿走出醫院去！

七 「一切爲了病人」

延安的人們都知道阿洛夫醫生爲了一個老鄉馬萬祥的病，在夜裏冒險泗渡暴漲的延河的事。大家讚歎地傳說不已，而這對於他，却完全是平常的事。他認爲：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犧牲自己去挽救病人，是一個醫生起馬的責任。

也許有人以爲：對於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醫學的知識和技能。不錯，這像是一個戰士必須有槍一樣重要。但是，如同不是每個拿槍的人都稱得起戰士，對於我們具有醫學知識和技能的醫生，還必須能以他底技能和知識爲人民服務，而且很好的服務——一切爲了病人的捨己救人的精神，才是一個醫生最可寶貴的品質。

一個手術日的早晨，阿洛夫醫生正在準備着進行日常的手術，忽然從十里之遙的新市場來了一個騎腳踏車的青年商人，帶着延安商會的介紹信來找阿洛夫醫生。他說新市場發生了急性傳染病，昨天一個婦女頭痛死了，今天又有一個在疼！

在阿洛夫同志看來，急性傳染病當然比日常手術更重要。他立即停止了手術的準備，攆起藥包，同着翻譯同志騎馬馳去了。天下着雨，道路泥濘。當他們冒雨跑到市商會的時候，已全身濕透了。那個年青的商人還沒有回來，他們不知道病人在那裏。他焦急的等待着，不安地在雨中走來走去，留心地觀察着周圍的人們，看看是否有急性傳染病的現象。

商人回來了，要招待他們到市商會去喝茶，阿洛夫醫生堅決拒絕了，要求立即去看病人。商人把他們引到後街一間小屋子裏，一個瘦小的老太婆看到他們慌忙的站起來，

『病人在那裏？』阿洛夫醫生用生硬的中國話直接問道。

炕上沒有人。年青的商人發現自己的妻子不在，開始窘迫起來，立即到外面去找。老太婆讓座，倒水，招待客人……而阿洛夫醫生一直不安地站着，雨水從他的衣服上滴下來，他望着門外，等候着病人的到來。

病人來了。是一個青年婦女，漲紅着臉，帶着惴惴不安的微笑。阿洛夫醫生立刻請她坐下來，進行了詳細的檢查，但終於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病狀，僅僅有點發燒；而據病人自己的說法，也不過是頭疼！阿洛夫醫生鬆一口氣，把聽診器取下來，燃起一支煙，望着病人微笑着。然後對翻譯同志說：『不過是感冒。』

他給病人開了藥，又詳細詢問了昨天病死的人的情形。當他確知並沒有什麼急性傳染病的時候，他聳了聳肩膀，輕鬆地走出來。翻譯同志對於市商會這種小題大做表示不滿地埋怨着，但阿洛夫同志却說：

『軍醫醫生空跑十次，不要醫生一次不到而誤了病人的生命！』

當他們走到新市場街口的時候，看到一個六七歲的小孩，一拐一拐的走過來。阿洛夫醫生看出了這是關節結核，立刻從馬上跳下來，親切地拉住小孩的手說：

『你有病，我給你治。』

小孩被這個高鼻子的外國人嚇壞了，掙扎着要跑。

『不要怕，』阿洛夫醫生趕緊安慰說。一面蹲下來撫摸着小孩的腿，『你有病，我給你治，不要錢。……』

小孩掙脫他的手，哭着跑開了。他站起來，無可奈何的擺擺手，對翻譯同志說：

『請你去找小孩的父母來，告訴他們把小孩送到醫院去——不要錢。』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國日』的夜晚，延安總部招待外賓。已經是十一點了，阿洛夫醫生在席間接到醫院的電話，馬萬祥病危。他立即站起來告辭，裴參謀長告訴他已經太晚了，而且延河漲水，如果不太必要的話，可以在電話裏指示治療辦法，明天再回去。但阿洛夫醫生不顧一切地謝絕了主人的挽留。一個醫生對於病人神聖的責任感，促使他立即趕回醫院去挽救病人的生命……

當他馳馬到河邊的時候，延河已經變成白浪滔天，滾滾奔流的洪水了！他的馬豎起前腿長嘶着。他擰了一個看來水勢較為平靜的地方，加了一鞭，縱馬躍入水中，波浪向他沖激着，他駕制着馬，和波浪鬥爭着前進……當過到河中心的時候，水深起來，沖激的力量也來得更猛！淹過了馬頭，淹過了背，馬掙扎着，他被波濤從馬背上捲下來！馬被衝走了，他急泅過去，用一隻手捉住了馬鬃環，另一隻手划着水泅向對岸……馬從他手裏掙脫開來，跑上岸去；他失去了馬的力量，被沖下去達二百多米！當他泅到岸上的時候，全身漲滿了泥漿，衣服的重量壓倒了他，他起不來，躺在泥濘中喘息着。然

後脫下衣服，吃力的舉到馬背上，聽診器和隨身帶的藥品被水沖走了，他帶着滿身的泥濘跑回醫院去。已經是次晨一點了，他洗一個澡，換上衣服，立刻到病房去……

四四年上半年，他的工作特別緊張，一直到八月間，中央醫院外科每天平均有一個以上的急症。就是說：除了日常的手術外，每天至少要施行一次急症手術。阿洛夫醫生不分晝夜的工作着。夜裏，當剛施完一個手術的時候，第二個又來了，護士提着馬燈去叫他，輕輕的推開門，看着他那疲倦後的甜蜜的熟睡，幾乎不忍叫醒他。但燈光一閃，他醒了，立即跳起來，跟護士到手術室去。

有一次正在施行手術的時候，阿洛夫醫生因為過份的疲勞和睡眠不足而昏倒過去！人們把他抬回寢室去休息，但一個鐘頭以後，他又出現在手術室裏了！

手術繼續着。一個流產的女同志因為出血過多昏迷了，需要立刻輸血。阿洛夫醫生環顧了一下周圍的人們，周圍是一些被氣燈光映得蒼白的疲憊的面孔。於是毫不猶疑地解開自己手術衣，伸出胳膊來：

『輸血，五百CC！』

人們出乎意外地望着他。按着他的工作和當時的身體狀況，正是需要休息和營養。然而他現在伸出自己的手來，為着一個病人的需要，拿出自己的血來！

『五百CC，快！』他催促着。

人們猶疑地互相觀望着。

『快，爭取時間！』

於是，一個外國醫生，一個蘇聯共產黨員的血，靜靜地流入一個中國人的血管裏……

八 「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一九四三年八月，阿洛夫醫生被任命為中央醫院的外科主任。這樣，他不僅能更好的發揮他新的醫學思想和治療方法；同時在醫務工作的組織領導和醫務幹部的培養教育上，也起了很大作用。

在阿洛夫同志的思想中，治療和組織是統一着整個醫務工作過程的。他認為：如果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科學的分工，治療便不能有效地進行。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醫生與資產階級的醫生的單純技術觀點的基本區別之一。因此，當他接受任命以後，首先在中央醫院外科打破了過去的傳統作風，創造了科學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風。

「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首先要組織起來。」阿洛夫醫生在第一次外科會議上說：「共產黨員做任何工作，都必須依靠組織。在醫務工作中也一樣。醫務工作，是一種科學的工作，而科學，就是有組織的工作。從今天起，我們要消滅一切無組織的現象。」

他把外科系統的手術室，病房，和實習醫生，分做三個工作單位。每個單位由自己選舉的人負責。並在每個單位裏實行嚴格的分工：手術室，甲護士，負責一切手術器械；乙護士，負責一切敷料；衛生員，負責抬病人……

外科在阿洛夫醫生的領導下，一改過去的消沉散漫，立刻變得沸騰起來了，緊張而有規律。手術室裏不再是嘈雜與紊亂，而是像一架靈活的機械一樣，諧合地工作着。從前在手術日必須醫生親自指揮準備工作的忙亂現象沒有了，醫生可以在開始手術前的一分鐘到達一切都準備得整整齊齊的手術室裏，以前在手術過程中臨時缺少機械、藥物或敷料，曾經是平常的現象；而現在，手術室像一個全部

器官完全健康的人一樣，隨時都可以應付任何的工作。各種器械已不再是哭喪着烏黑的臉，而變得明亮活潑起來。當阿洛夫醫生發現那個黑色的器械消毒鍋時，對護士長說：

『這東西需要洗個澡，而且必須你親自替它洗乾淨！』

於是護士長費了好大氣力，才把那多年的積垢擦洗乾淨。』

爲了保證組織機構的健全和鞏固，提高幹部們的責任心，阿洛夫醫生又在外科建立了嚴格的檢查制度。除了每三天一次護士長的集體彙報外，他隨時隨地在工作中檢查，找同志們個別談話，了解情況和進行教育。凡是工作中所需要的每一張表格，他命令醫生護士必須無遺漏地填寫清楚，即使在某一項中沒有發生問題，也必須註明『無』字而不准許空白。

『這樣，就可以知道你究竟是檢查過了沒有，還是你遺忘了空在那裏！』他這樣解釋着。

在每一次開刀之前，阿洛夫醫生一定按着手術名單再到病房做一次最後檢查。如果病人身體情況有變化，便把手術推遲幾天；或者某個病人還有希望用藥物治療解決，便又從手術名單上抹掉那個名字。接着，他又到手術室。檢查室內溫度的高低，或者拿起一塊紗布，在牆壁上輕輕一指，如果他發現紗布上有灰塵，便會立刻對衛生員說：

『這不好，有灰，會染菌的！』

他的檢查便是這樣嚴格！

有一次，手術室的護士長領『腸線』，領物單上開了三罐，經過阿洛夫醫生簽了字（所有每天的病人病歷、用藥處方和物品出納等，他都要親自檢查簽字的），但在領物品時，護士長爲了省事起見，把個『3』字改成『5』，領了五罐。到第二天，阿洛夫醫生檢查藥品的時候，他發現藥箱裏多

了兩罐腸線，而領物單上的字也改了！他立刻把護士長找來。

「你以後領東西再不必找我簽字了！」他生氣地說。

護士長漲紅了臉。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爲！而凡是經過我簽字的，是代表着我對工作負責的。」

當護士長承認錯誤以後，他立刻變得和藹起來了：

「這不是兩罐腸線的問題，而是對於工作的責任心。」

另外一次——一個護士在消毒器械裏竟破了一支空針。當他要用的時候，發現空針是破的。當時他沒有說什麼，立刻用另外的空針繼續工作了。到了晚上，他把護士長找去問：

「今天有一根空針是破的。」說着，他把那支破空針擱在桌子上。

護士長去問消毒器械的護士，而那個護士撒了謊，說是衛生員打破的。

阿洛夫醫生生氣了，他把護士叫來問：

「這支空針是怎麼破的？」

「小鬼打破的！」

他拿着空針審視了一會，然後望着那個護士問道：

「那麼，爲什麼你在消毒時竟沒有發現呢？」

護士窘迫了……

「況且，」阿洛夫醫生接着說：「這不像是打破的。一支玻璃空針跌到地上，不要粉碎嗎？而現在却只是兩道裂紋，顯然是蒸氣壓力的結果。」

他搗穿了護士的撒謊。而當護士承認了錯誤以後，他又變得溫和起來：

『你不應該撒謊！任何人在工作中都會犯錯誤的。只要敢於承認錯誤，就等於改正了一半。』

成爲延安醫務人員不安心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合理的休息。這個問題曾相當嚴重地影響着醫務工作的進展。阿洛夫醫生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他認爲沒有適當的休息，也就不會有緊張的工作。不能使兩者合理解決的人，生活和工作就會變得枯燥無味。阿洛夫同志很懂得這一點，於是在他把工作科學地組織起來之後，便能自如地運用人和時間了。

他首先把過去的六小時工作制改爲八小時，同時在外科實行了精簡。而這是正常其他各科在鬧着護士不夠的時候。他把外科病房的護士從十六個減到七個，把手術室六個護士和兩個衛生員各減了一半。而在工作中心，却做到了護士們每禮拜有一天的休息，保證政府規定的假期放假，並且在這些以外，還做到了每人每年中有半個月的休假。

時間和人數減少了，而工作效率却驚人地提高了——過去中央醫院外科的最高手術紀錄是：從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開七個病人，而現在是四個鐘頭十八個，或者五個鐘頭二十三個！

這些數字使那些一貫在工作上落後的人們吃驚了。他們帶着驚異和好奇來訪問阿洛夫醫生底秘密。

『請告訴我們，阿洛夫同志，你的工作是怎樣搞的呀！』他謙謹地微笑着，指着那些統計數字簡單地說：

『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九 「學習，學習，再學習！」

一九四四年三月，黨中央抽調了六位以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長葉青山同志爲首的八路軍高級醫務幹部來同阿洛夫醫生學習。他們都是經過內戰到抗戰，在長期艱苦鬥爭中，領導和支持了全軍醫務工作的有功勞的醫生和醫務行政領導者。

「你們都是對黨對革命有功的醫務工作者。」阿洛夫同志和他們一一握手以後說：「但是，到我這裏來學習，必須遵守我的五個條件。這條件，是嚴格的。如果不能準確的遵守，就請到別的地方去！」

他的眼睛環視着這六位同志，像是在詢問他們有沒有決心。他們也互相望了望，然後葉青山同志說：

「那五個條件呢？」

「第一、遵守紀律，第二、準確的完成任務，第三、學習，第四、學習，第五、再學習！」他嚴肅地說。

「一定做到。」他們站起來，齊聲回答。

「那好！」阿洛夫醫生繼續說：「因爲醫生的工作是以人爲對象的，醫生的動作關係到人的生命，因此，對於醫生，一切要求準確和嚴格。現在，請你們每人寫一張學習志願書來。」

接着，他告訴他們可以先了解一下各科的工作情形，然後從最小的工作做起。

「這裏不限定你們應做的事情。譬如抬擔架，洗器械，做護士等。一個醫生不會拆洗器械，就等

於一個戰士不懂得他的槍。不從最小的工作做起，就不能夠去領導別人。應該一步一步地走，不要一開始就向我要求施行複雜、術，那樣，我是不會允許的。」

阿洛夫同志到中國來的任務之一，便是培養醫務幹部。在他的思想中，進行治療和培養幹部，是一個醫生同等重要的任務。其次地，他向醫院負責同志、醫務部門的領導者和中央首長，提出具體的議和計劃；他在自己的工作，也利用了一切可能，進行着對於實習醫生和護士的教育。

在這個問題上，他與一些來自資產階級社會的醫生有着原則的區別。前外科主任曾公開表示他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說：

「誰要向我教育計劃，他就不要向我學習；我的教育方法就是『師傅領進門，學習在各個人！』」

而阿洛夫醫生，反對這種封建式的把實習醫生和護士當勞動力使用的觀點；同時也反對單純強調學習而不完成當前任務的教育方法。他的方法是：從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進行教育。

爲了培養護士，阿洛夫醫生改變了過去護士流動工作而建立了護士固定制度。在過去，每隔三個月，各科護士便混合調動一次。這使得護士們不能專長於一科的學習，不能在業務上提高，而影響到對於病人的護理。阿洛夫同志的護士固定制度，便是爲了克服這些弱點，在工作和學習上提高護士的。在這個基礎上，把護士提高爲醫生，把衛生員提高爲護士。

一個曾經不安心工作的護士，在醫院模範醫務工作者選舉大會上，擁護阿洛夫同志當選爲模範醫生，她的理由是：

「我過去一直不安心工作，因爲我受不到應有的教育。以前我在手術室，什麼也學習不到，我當

然不會安心工作的。但阿洛夫同志來了，我的思想改變了，我安心工作了，因為我受到了教育，學會了工作。不久以前，我還只能像傻瓜一樣的站在手術台邊看！而現在，我可以做麻醉師的工作，施行麻醉；我可以代替實習醫生做助手！這些，都是阿洛夫同志給我教育的結果。」

阿洛夫同志的教育方法和誨人不倦的精神，在工作中收到了顯着的效果。他常常說，「我的知識之門是永遠大開着的。只要我知道的，都可以教給任何願意學習的人。」

葉青山等六位同志的學習，是從做護士工作開始。這在整個延安醫務界，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從護士到醫生，都紛紛議論着：

「衛生部長也要從端便盆學起！」

這話裏，充滿着對於阿洛夫醫生的教育方法和他們學習精神的讚揚。

而他們六個人，非常愉快而緊張的學習着。最初的兩週護士工作結束了，大家開會總結，陝甘寧邊區野戰醫院院長金來川同志反省說：

「我們當官太早了。連護士工作都不懂，怎麼去領導別人呢！」

當他們實習到手術室的時候，他們發現了完全新的一套。補充了他們多年來在艱苦工作中所缺乏的新的知識和技術，解決了他們許多長年不會解決的問題。尤其是護士可以上麻醉，做助手，更使他們驚歎於資產階級的醫生和護士之間的嚴格的階級劃分是多麼愚蠢。而一個社會主義的醫生，他把自己的知識教給每一個能够學習的人，提高每一個有能力的人負責工作。

阿洛夫同志經常檢查他們的學習。爲了養成一個醫生接近病人的習慣和責任心，他要他們寫病房日記。這樣，可以督促他們每天必須去了解病人，回憶自己每天的工作和積累經驗。

在手術的實習上，每當遇到特殊手術時，阿洛夫醫生首先給他們講解病的發生和治療方針，然後親自做給他們看。以後就由他們自己去做了。或者首先讓他們試做，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提出問題，再由他來解決。他一次一次講解着，直到澈底了解為止，從未顯出過厭煩和疲倦。如果在手術中發生了困難或錯誤，他也從不像有些醫生那樣當場斥責，而總是用他那不熟練的中國話小聲說：

『慢慢地！慢慢地……』

或者，他要你『想一想』。

只有一次，一個急切需要輸血的病人，很不容易地找到了三百CC血液，而護士長在過早的時間把葡萄糖攪進血裏了，當正要開始輸血的時候，他發現血液起了變化，逐漸變濃而凝結起來。這時，阿洛夫醫生把傢具一丟，雙手擰在腰間，目光炯炯地環視着人們。

『這是誰幹的？』他厲聲地問。

『我……』護士長回答。

『你幹的什麼事！病人在等着輸血，而你却把血液弄壞了！』

他轉過頭去安慰病人，馬上找了另外的血液把工作完成。

到了晚上，他把護士長和其他幾位在場的同志請去，在他房裏玩起撲克來。當他看着護士長玩得高興了，便對她說：

『今天的事情你覺得怎樣？不難過吧？』

『不！阿洛夫同志，是我弄錯了。』護士長回答。

『不過，我發脾氣了，不好！』他親切地笑起來。然後開始講解為什麼葡萄糖不能過早放進血液

裏。

四四年冬天的一個早晨，金來川同志帶來了一批準備去前方的醫務幹部，請阿洛夫醫生爲他們上一課戰地救護。

天陰着，刺骨的北風呼嘯吹來。阿洛夫醫生把人們帶到僵硬的田野裏，迎風站着，開始了上課。

「在前線救護傷員，有兩個條件：一個是及時，一個是準確——那麼，你們不應該像今天來上課一樣，遲到了一個鐘頭！」他停頓了一下，望着大家。人們無言的低下頭去。他接着說：「及時，就是要在戰鬥進行中施行救護，而不能等到戰鬥結束以後；準確，就是使救護有效，減少傷員的痛苦和死亡。因此，戰地救護的第一步，便是要首先接近戰士，而自己不被打死。這就需要學爬。」

說着，他立刻敏捷地倒下去，把臉貼緊冰凍的土地。

「首先要保護頭部，」他說：「然後用手抓地，肚皮用力，向前爬行……」

他一面說着，便開始爬起來，靈活而準確地在凸凹不平的田野裏爬行了有五六十米。然後站起來對大家說：

「這叫做哥薩克爬式。現在大家來練習。」

人們排成橫列，臥倒下去。阿洛夫醫生糾正着每個人臥倒的姿勢——頭是否保護得好，手是否用力。然後命令道：「爬行前進！」……當他發現那個人的姿勢不正確時，便跑到他前面做示範。

接着，又教了第二種可以拖帶傷員的側爬式，又教戰地急救的包裝和傷員搬運。他找一個人做傷員，躺在地上；另一個人做救護員，他指着傷員對護士說：

「現在他的頭部受傷了，你怎麼辦？」

救護員按自己的方法包裹着。他仔細觀察着每一個動作，不斷地提示着：

「頭抬高，要吃子彈的！」

救護員把頭低下去。

「綑帶擦着地面了，要擦菌的。」

當救護員發生疑難的時候，他要他「想一想」。

「人的腦袋不光是爲了吃飯呀！」他詼諧地說。自己臥倒下去，做出各式示範。

上課繼續了兩個鐘頭。當人們感到寒冷或疲倦的時候，看到阿洛夫醫生那種誨人不倦的精神，便又振作起來了。……

十 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阿洛夫醫生是一個性格明朗，在工作中嚴肅和在生活活潑愉快的人。像中央醫院的醫生和護士們所說的：「在工作中是我們的導師，在生活中是我們的朋友。」他的生活很簡樸，嚴整而規律，像一個上滿了弦的鐘錶一樣，分秒不差的運動着。他按工作的需要，準確地分配時間和使用精力，從來也不會有過慌亂或遲滯。而當他玩起來的時候，會像一個小孩子。他可以同馬賽跑，和狗打架。每一個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說：和阿洛夫醫生在一起，是永遠不會知道疲倦和枯燥的；而且在任何危急的手術面前，只要有他在，便不會發生慌亂和不安。他像勝利的化身一樣，鼓舞你勇往直前。這一切，是只有對自己的工作具有全面知識和高度責任心的人，才可能做到。

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中央醫院第一次模範醫務工作者的選舉中，他當選爲全院唯一的模範醫生。

在同年三十日全延安的衛生動員大會上，他受到毛主席親書刺繡的「治病救人」的錦旗獎勵。同年冬天的邊區文教大會上，他又榮膺陝甘寧邊區政府的特等褒狀，成爲出席邊區勞動英雄大會的英雄。

作爲一個國際友人，以自己的工作，根植在中國人民的感念裏，成爲新中國的勞動英雄——這是一個外國醫生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

阿洛夫醫生在中國兩年半的工作中，爲我們的醫務工作開闢了新的道路。李富春同志在邊區的醫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阿洛夫同志在醫學上的功績，是我們八路軍、新四軍醫務工作的新方向！」冬天，一個落雪的晚上，我會見了阿洛夫醫生。他住在一間普通的窑洞裏，陳設也很簡單，窗前沿了一張大的寫字台，上面堆滿了工作報告、表冊，和攤開來的書籍。與其他醫生不同的，是多了一架電話機。此外是幾把椅子，一個書架和一張木板床，一盆木炭火在屋中央愉快的燃燒着，不時爆發出小小的火花。我們圍着炭盆坐下來。

開始我們談了一些別的，然後我問起他的歷史——我想從他過去的生活中，知道一個社會主義醫生的思想和工作的特質。

他回答得很簡單，說：「這是一個一般的問題！」

「在我們的國家裏就是這樣。」他說。「每個人都懂得忠實於自己的工作，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至於我個人的歷史，也和所有蘇聯人民的歷史一樣。我是蘇聯一萬萬七千萬人民中的一個，是蘇聯十三萬個醫生中的一個醫生。」

接着，他從書架抽出一本雜誌，一面翻着說：

「也許我同你談談蘇聯的衛生工作會很有趣的？」

他徵求意見似的望望我，我只點點頭，他便接着說下去，列舉了下面關於蘇聯醫務工作發展的數字。

十月革命前，全俄國只有一九·七八五個醫生，三七·四七六個中級醫務工作者。革命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醫務工作也像其他部門一樣，飛躍的進展着。到一九四一年，全蘇聯有了十三萬醫生，和四十五萬中級醫務工作者。而每年在蘇聯各個醫科大學裏，還可以培養出一萬九千個醫生和八萬五千個中級醫務幹部，就是說，等於革命前俄國醫生的總數，和中級醫務幹部的三倍以上。

「僅僅在這次戰爭的三年中，」他說：「雖然我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我可以勇敢的說：蘇聯的新醫生就在六萬以上，而中級醫務幹部超過了十萬！」

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的提高，和醫務衛生工作的開展，蘇聯人民的健康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這個雜誌上登載着：革命前的俄國城市居民，每一千個人當中平均有三·八的病床床位；而產婦床位在全國總共不過六八二四床；托兒所只有十九個，床位不過五五〇！但在革命以後，根據一九四一年的統計，城市居民的病床床位已增加到每千人有八·二，而產婦床位在一九四〇年就有了一四一·八三七個，托兒所從十九個增到一四三·五七八個，其中床位僅只鄉村集體農場的季節托兒所便有四百萬！這種強大的醫療保健組織，使許多疾病在蘇聯根本消滅了，如天花、黑死病、虎列拉等，有些疾病則大大減少了；如傷寒減少百分之八十，白喉減少百分之七五，癩疹減少百分之五五，療眼在有些地區完全消滅了，有些地區則減少三四倍。特別是在各民族共和國中，發展更快。而人民的死亡率較革命以前也減少百分之三五，兒童死亡率更減少到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

接着，他說到在這次愛國戰爭的最初十六個月中，沒有發生傳染病，而且有百分之七十的傷員重

返戰場了。

『而這是我們蘇維埃國家最困難的關頭！』他說，驕傲地浮起一個勝利的微笑。『我們的軍隊在撤退中，我們的人民在流亡中，但是，我們首先戰勝了疾病！』

當他嫺嫺不倦地說着這些的時候，我注視着他，心裏想道：做爲一個蘇聯公民，他完全有權利誇耀着自己祖國的光榮！

然後，他說到蘇聯醫務工作的經驗，和對於目前邊區的衛生運動。他說蘇聯醫務工作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廣泛地預防工作——預防和治療結合；第二是工作的計劃性和強大的醫療組織；第三，爲了保證衛生工作的澈底和普遍，發動了廣大人民親自參加。他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些特點。

『這就是蘇聯人民保健工作的道路。』他結語似的說：『我們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勞動人民的健康是依靠勞動人民的努力自己去爭取的。這對於新民主主義的邊區，我認爲也是一樣。』

後來，話題轉變了，談到邊區衛生運動的開展，勞動英雄的選舉，和在蘇聯愛國戰爭中蘇聯英雄。我慶祝他當選爲新中國的勞動英雄。翻譯金濤同志說，如果他在蘇聯，也會成爲蘇聯英雄的。

『也許我會被打死，』他活潑的說。『但自然，我不是蘇聯英雄，也不是最壞的蘇聯公民，而是一個忠實於自己工作的醫務工作者。』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於延安中央醫院

編 後

關於「白求恩與阿洛夫」的出版，處在今天民主政府領導下爲人民服務的關東醫務界，確是一件可喜的事。

白求恩，他以一個外國醫生的身份，參加解放區的醫務工作，他的工作作風——工作態度，熱誠忘我的工作，和忠實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他的偉大，已爲解放區人民熟知、愛戴、歌頌。

阿洛夫這名字，在一般的讀者說來，還不很熟悉，由於他埋頭苦幹，勇敢負責，毫不自私爲病人服務，特別是他那醫療思想的堅強信念，他成爲解放區醫務界的鮮明旗幟。當時在延安醫務界的思想紛爭中，他的醫療思想和工作作風，被標幟爲解放區醫務界的新方向。這就是素來墨守於「美英派」的且已經是陳腐了的醫療思想和新的社會主義蘇聯醫務工作者的醫療思想展開了兩個不同方向的鬥爭問題。毫無疑問，新的是勝利了！

去年冬季，關於阿洛夫的介紹，已由山東新華書店出版了方紀著「阿洛夫醫生」的小冊子，當時華東軍區華東野戰軍衛生部、政治部即指示全軍區全軍各級醫務幹部，決

定以此書作為醫務工作者業務整風材料，號召全體醫務人員向阿洛夫學習，從而檢查自己的醫療作風與醫療思想，要求全體醫務幹部向阿洛夫的方向前進！

我們認為這方向不但適合於關東醫界，同樣對任何工作部門都起着極大的教育意義，這就是我們編這本書的目的。

白求恩與阿洛夫

著者 周而復·方紀

出版者 大眾書店

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
分店 旅順·金縣

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

民國卅七年八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